**中图分类号：F240** 密级：公 开

**学科分类号：** 论 **文 编 号 ：37\_020104\_11045632016100004\_LW**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代际收入流动的职业传递效应分析**

作者姓名：尹秀

学科专业：西方经济学

指导教师：董长瑞（教授）培养院系：经济学院

**二○一六年五月十日**

**The Analysis on the Occupational Transmission Effect of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Candidate: Yin Xiu Supervisor: Prof. Dong Changrui**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中图分类号：F240**密级：公开

**学科分类号：**论**文编号：37\_020104\_11045632016100004\_LW**

硕士学位论文

**代际收入流动的职业传递效应分析**

作 者 姓 名： 尹 秀 申请学位级别：经济学硕士

指导教师姓名：董长瑞职称：教授

学科专业：西方经济学研究方向：西方经济学及其应用研究学习时间：自2013年9 月1 日起至2016年6 月30 日 止

学位授予单位：ft东财经大学学位授予日期：2016年6 月

**山东财经大学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ft东财经大学或其它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日期：年月日

**山东财经大学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同意ft东财经大学有权使用本学位论文（包括但不限于其印刷版和电子版），使用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留学位论文，按规定向国家有关部门（机构）送交学位论文，以学术交流为目的赠送和交换学位论文，允许学位论文被查阅、借阅和复印，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学位论文。

|  |  |  |  |  |
| --- | --- | --- | --- | --- |
| 保密学位论文在解密后的使用授权同上。 |  | | | |
|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 日期： | 年 | 月 | 日 |
| 指导教师签名： | 日期： | 年 | 月 | 日 |

摘要

本文利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在1989-2011年中九年的微观追踪调查数据，分解了我国的代际收入相关系数，证明了职业作为收入在代际间的传递路径，对代际收入弹性的贡献率较高，利用代际职业转移矩阵分析了我国居民的代际职业流动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代际职业流动和我国代际收入流动之间的关系。

对代际收入相关系数的分解结果表明，在代际收入的传递路径中，子代的职业选择对我国代际收入相关系数的贡献率为4.7%，贡献率为最大；而子代职业与父代的收入有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因此，职业对收入在代际之间的传递有着明显的传递作用。父代健康水平和教育投资对代际收入相关系数的贡献率分别为1.9%和1.6%。

代际职业转移矩阵表明，我国代际职业流动性较差，职业的代际继承度较高。具体而言，我国城镇家庭的代际职业流动状况良好，农村家庭“子承父业”的概率要大于城镇家庭，且农村家庭的代际职业流动水平要低于全国水平。我国各职业层次的开放度普遍偏小，职业间流动率偏低，职业在阶层间有固化的趋势。

对代际收入弹性系数的测算表明，我国居民的代际收入弹性系数为0.564；农村家庭居民的代际收入弹性系数为0.587，城镇家庭居民的代际收入弹性系数为0.500，说明我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较差。

对于我国代际职业流动和代际收入流动之间的关系分析表明，我国家庭中存在的代际职业传承对收入在代际间的流动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就全国的数据而言，若一个家庭中，子女继承了父代的职业，则该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值将比没有实现代际职业传承的家庭高出0.486。也就是说若家庭中存在着职业的代际传承，则将大大增加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在我国农村家庭中，该种作用表现的尤为明显，而在我国广大的城镇家庭中，代际职业传承对代际收入流动的阻碍作用则相对较弱。在基于农村数据的模型中，交叉项系数为0.526，基于城镇家庭数据的模型中，交叉项系数为0.445。职业的代际继承对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同样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其中，父子之间的代际职业继承更为明显，对收入代际继承的作用也更加明显，儿子对父亲的职业传承对代际收入弹性的影响最大，为0.598，即相对于不存在职业传承的家庭，父子之间的职业传承的家庭，其代际收入弹性值要比其他家庭高0.598；其次是母女之间的代际职业传承。父女、母子之间的职业继承对代际收入继承的作用则相对较弱。

最后，根据数据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从促进教育资源的均衡分布、完善就业市场、促进公平就业、树立公平竞争的职场规则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代际收入流动；职业转移矩阵；代际职业流动

Abstract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using the nine years of survey data of Chinese Nutrition and Health Survey (CHNS), decomposes the intergeneration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t is proved that the occupation as transmission path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elasticity was high. The author also using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transfer matrix analyses the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status. And based on above analysis, the author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The results of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decomposition show that within all the transmission path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the children's career choosing is the largest, while the income of childre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father.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the parents' health and education investment to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as 1.9% and 1.6% respectively.

The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transfer matrix shows that the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is poor, and the degree of occupation thansfer is very high.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status in urban family is good. Overall, the probability of" son inherited his father's career" in rural households was greater than that of urban households. The level of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rural areas is lower than the national level. The open degree of the vocational level of our country is generally small, the flow rate is low, and there is a trend of curing among the classes.

The calculation of the elasticity coefficient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shows that the coefficient of elasticity of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of our country residents is 0.564; the elasticity coefficient of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of rural household is 0.587; the elasticity of the income of urban households is 0.500, which shows that the mobility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is poor.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china shows that the thansfer of the occupation between the genenations is a significant obstacle to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Of family in our country. In rural families in China, the role of this kind of function is obvious, but in our country, there is a relatively weak role in the generat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mobility in urban areas. The role of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succession to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also has obvious gender differences. Among them, firstly, the succession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 between father and son is more obvious, and the role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succession of income is more obvious between father and son as well; Son's occupational inheritance from his father greatly affect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elasticity, that its conbtribution to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elasticity. It means comparing with the existing occupational inheritance family between father and s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elasticity would be 0.598 higher than other families. Then, the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he mother and daughter is less weak. Occurpational succession between father-daughter and mother-son do relatively little contributions to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succession.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data analysi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full text,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policy sugges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promoting the 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education resources, improving the employment market, promoting fair employment, establishing a fair competition.

**KEy wor**: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Occupational transfer matrix;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目 录

[摘要](#_Toc686445921) 4

[Abstract](#_Toc686445922) 4

**[Abstract](#_Toc686445923)** 4

[第1章 绪论](#_Toc686445924) 5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_Toc686445925) 5

[1.1.1 研究背景](#_Toc686445926) 5

[1.1.2 研究意义](#_Toc686445927) 5

[1.2 研究内容与框架](#_Toc686445928) 6

[1.3 研究方法或技术路线](#_Toc686445929) 6

[1.3.1 研究方法](#_Toc686445930) 6

[方法。文章基于CHNS在1989年至2011年中九年的调查数据，分别运用了Bowles and](#_Toc686445931) 6

[1.3.2 技术路线](#_Toc686445932) 6

[1.4 论文创新点](#_Toc686445933) 6

[2.1 代际收入流动的传递路径分析](#_Toc686445934) 7

[2.1.1 国外研究综述](#_Toc686445935) 7

[2.1.2 国内研究综述](#_Toc686445936) 7

[2.2 代际职业流动分析](#_Toc686445937) 7

[2.2.1 国外研究综述](#_Toc686445938) 7

[2.2.2 国内研究综述](#_Toc686445939) 8

[承性指数为1.29，次要劳动市场的代际继承性指数为1.41。子代职业向上流动指数为](#_Toc686445940) 8

[小 结](#_Toc686445941) 8

[第 3 章理论基础分析](#_Toc686445942) 8

[3.1 概念界定](#_Toc686445943) 8

[3.2 理论回顾](#_Toc686445944) 8

[3.2.1 索罗金的社会流动理论](#_Toc686445945) 8

[3.2.2 布劳和邓肯的地位和收入获得模型](#_Toc686445946) 8

[小 结](#_Toc686445947) 9

[第 4 章职业对代际收入流动的贡献率分析](#_Toc686445948) 9

[4.1 代际收入传递路径的理论回顾](#_Toc686445949) 9

[4.2 贡献率分析](#_Toc686445950) 9

[4.2.1 Bowles and Gintis分解模型设定](#_Toc686445951) 9

*[rcf](#_Toc686445952)* 10

[小 结](#_Toc686445953) 14

[第5章 代际职业流动对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分析](#_Toc686445954) 14

[5.1 代际职业流动趋势分析](#_Toc686445955) 14

[5.1.1 研究方法与测量指标](#_Toc686445956) 14

[5.2.3 回归结果分析](#_Toc686445957) 29

[小 结](#_Toc686445958) 34

[第6章 结论和建议](#_Toc686445959) 34

[6.1 基本结论](#_Toc686445960) 34

[6.2 政策建议](#_Toc686445961) 34

[6.3 对未来的展望](#_Toc686445962) 35

[参考文献](#_Toc686445963) 35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国的社会中也出现了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随之而来的是我国的社会流动性变差的趋势：代际收入流动性变低，收入差距在代际间传递，社会阶层固化。具体表现为社会中“二代”现象的存在，例如，“富二代”、“星二代”、“官二代”、“新二代”、

“贫二代”等。“二代”现象已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焦点问题，其背后是我国社会中的机会均等问题。其中，“星二代”、“官二代”以及“农民工二代”是说明我国社会中的职业阶层在代际间的继承度较高，各职业阶层间流动不畅，伴随职业阶层在代际间固化而来的是代际间收入流动性的降低。职业阶层固化、收入流动性降低，将直接影响新一代年轻人的劳动积极性，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

十八大报告曾提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两会中也再次提到收入分配问题并指出：“收入分配制度还须更公平”。李克强总理也曾提到，“要促进就业的社会公平。我们要推进就业中的机会平等，这是社会公正的一个基础，具有起点的意义。”

要形成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格局，就要促进机会平等。因此，对代际收入流动的研究就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职业作为获得收入的主要来源，对收入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且我国社会中职业阶层的代际传递与收入的代际流动性息息相关。

### 1.1.2 研究意义

在代际收入的相关研究中，国内外的学者大多测算代际收入弹性系数来分析收入在代际之间的传递程度。近年来，学者也着手分析收入在代际之间的传递路径，传递路径包含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生理遗传等，国内的研究则着重研究了教育在我国代际收入流动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关于职业在代际之间的流动对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则鲜有人研究，本文将以职业这一传递路径为视角，研究职业在代际收入流动中的作用。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要实现这一重大的目标，就要促进社会中的机会平等。而代际收入流动性作为机会平等的重要标识，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代际收入流动的研究可以为防止经济阶层固化提供政策指导，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持久活力。引发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低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我们应该从研究影响收入的背后因素入手，关注深层次的诱因。而职业的获得途径和职业生涯发展过程中的机会不平等是作为影响收入流动从而引发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对于从根本上解决“二代”现象和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具有现实意义。

## 1.2 研究内容与框架

论文的整体思路是研究职业在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分析我国代际职业流动现状，最终得出代际职业流动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在论文主体部分还有若干细节以及研究方法，汇总如下：

第一章是绪论，包括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内容与框架、研究方法以及论文创新点。第二章是文献综述，将分别对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行系统论述。第三章是理论基础，包括概念界定和理论回顾。

第四章是基于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简称

CHNS）在1989年至2011年中九年的调查数据，在综合考虑子代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以及职业等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运用Bowles and Gintis分解方法，对代际收入弹性进行分解，测算职业对代际收入弹性值的贡献率。

第五章第一部分是基于CHNS在2011年的调查数据，利用职业转移矩阵，同时引入代际职业卡方指数和代际职业位序变动率，综合分析我国的代际职业流动现状。在分析我国代际职业流动以及代际收入流动现状的同时，利用CHNS九年的微观追踪调查数据，利用双对数代际收入弹性模型，将父代与子代从事同一职业的虚拟变量以及该虚拟变量与父代收入的交叉项加入到回归方程中，通过分析交叉项系数来分析代际职业流动对代际收入流动的效用。第六章是结论和建议。

## 1.3 研究方法或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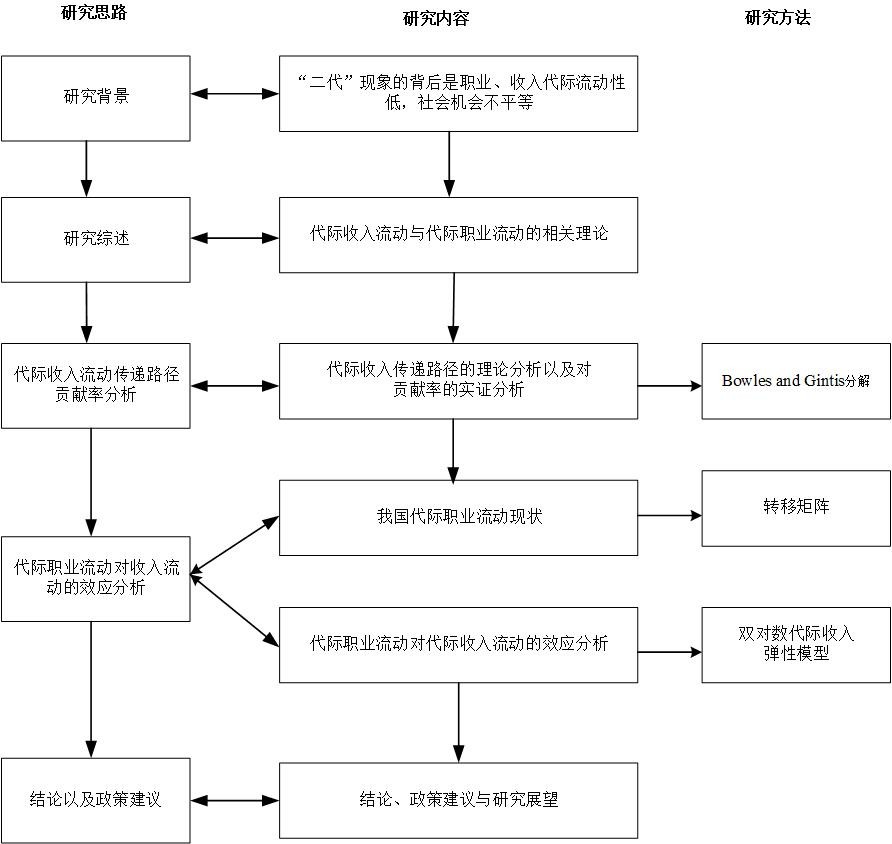
一是实证分析方法。实证分析方法是用统计计量方法对经济数据进行处理的分析

### 方法。文章基于CHNS在1989年至2011年中九年的调查数据，分别运用了Bowles and

Gintis分解、代际职业转移矩阵以及双对数代际收入弹性模型的方法。

二是定性分析法。定性分析是根据社会事物或社会现象内在规定性以及其在运动中的矛盾变化，从事物的所具有的本质属性来研究事物的一种方法或角度。文章分析了代际收入流动传递路径的相关理论，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职业在代际收入流动中的作用。

### 1.3.2 技术路线



**图1-1** **技术路线图**

如图1-1所示，本文首先对代际收入流动以及代际职业流动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然后利用Bowles and Gintis分解来分析得职业在代际收入流动中的作用；利用代际职业转移矩阵来分析我国的代际职业流动现状；最终利用双对数代际收入弹性模型来分析代际职业流动对代际收入流动的效应。

## 1.4 论文创新点

一是研究视角的创新。国外对代际收入传递路径分析一般从人力资本投资、家庭文化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等综合因素来考虑，国内对代际收入传递路径的分析大都以教育为研究视角，着重分析了父代收入通过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子代受教育水平进而影响子代收入，而鲜有文献研究职业在代际流动中的作用。

二是研究方法的创新。本文在原有的双对数代际收入弹性模型的基础上，将父代与子代从事同一职业的虚拟变量以及该虚拟变量与父代收入的交叉项加入到回归方程中，通过分析交叉项系数来分析代际职业流动对代际收入流动的效用。通过此种方法，将代际收入流动与代际职业流动放在同一框架下进行分析。

第2章文献综述

对“代际流动”这一课题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社会学家Galton（1877），他以个人特征为中间变量，研究了社会经济阶层在代际间的流动，开启了“代际流动”研究的先河[1]。对代际流动的研究做出巨大贡献的是Blau和Duncan（1967），他们研究了影响代际职业流动的因素。结果表明，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对自身职业影响更大[2]。在经

济学领域，对代际收入流动最先进行研究的是Becker和Tomes. Becker和Tome（s 1986）

最先提出了“代际收入弹性”这一概念，并且估计了美国的代际收入弹性值为0.2[3]。Becker和Tomes（1964）则提到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概念，他们认为父代是通过对子代人力资本的投资决策来影响子代收入，并分别研究了在完全资本市场和不完全资本市场下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4]。从此，经济学家对代际收入流动的研究逐渐深入。

首先，研究方法不断发展完善。Galton（1877）首先将相关系数法引入代际流动研究[1]。Atkinson（1978）利用相关系数法，计算出英格兰的代际收入相关系数为0.17[5]。Behrman和Taubman（1985）利用美国NAS-NRC双胞胎样本数据，得出美国代际收入相关系数为0.2[6]。Ducan（1967）则利用转移矩阵的方法研究了职业在代际间的流动[7]。经济学家Becker和Tomes（1986）基于最小二乘回归计算了美国的代际收入弹性系数为0.2[2]。对于代际收入弹性的研究，许多学者提出由于测量误差以及样本同质性问题的存在，所测算的代际收入弹性值有着向下的偏误。Corak（2006）研究了不同父代年龄下的代际收入弹性，研究表明，当父辈年龄在45-49岁时，代际收入弹性为

0.406；而当父辈年龄低于45岁时，代际收入弹性为0.433。这也证明了测量误差的存在[8]。针对这些问题，Solon（1989）认为工具变量法以及父代收入均值法会有效减少偏误[3]。Solon（1992）和Zimmerman（1992）利用父代的均值收入来取代单年收入值，认为美国的代际收入弹性约为0.4或更高[9][10]。Bjorklund和Jantti（1997）认为可以通过合并样本来解决样本偏差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双样本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TS2SLS），并使用这一方法测算出美国的代际收入弹性约为0.52，瑞典约为0.28[11]。国内，最早测算我国代际收入弹性的是王海港（2005），他利用回归方程，测算了我国城镇居民的代际收入弹性系数，1988年的代际收入弹性系数为0.38, 1995年的代际收如弹性系数为0.42[12]。郭丛斌、闵维方（2007）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算得我国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32，并分别测算了处于不同收入群组的代际收入弹性值[13]。方鸣、应瑞瑶（2010）利用收入均值法，得出我国东、中、西部的代际收入弹性分别为

0.55、0.49、0.41[14]。方鸣、应瑞瑶（2010）利用双样本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测算了中国城乡居民的代际收入弹性，总体样本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57，农村样本约为

0.546，而城镇约为0.584[15]。

其次，研究的内容更加广泛。基于上述日臻成熟的研究方法，学者对代际收入流动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包括不同国家的代际收入流动研究、代际收入弹性的性别差异等。Lillard和Kilburn（1995）测算出马来西亚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26[16]；Ng（2007）测算出新加坡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23-0.28[17]。汪燕敏，金静（2013）得到的代际收入弹性约为0.46，并认为与国际相比较，这个水平的代际收入弹性位于中间水平[18] 。

Hirvonen（2008）利用瑞典37044个样本得到瑞典父代与女儿之间的代际收入弹性为

0.249，低于美国的0.492。儿子对父亲的代际收入弹性则为0.296。可以看出，在瑞典女儿与儿子的代际收入弹性基本相似，但是女儿比儿子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更高[19]。

Atsuko（2013）利用双阶段模型，得到韩国的代际收入弹性的性别差异。当利用子代在三十岁时的单年收入做回归时，儿子对父亲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25，而女儿对父亲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35。若利用子代在其25岁到54岁的平均收入做回归，则儿子对父亲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35，女儿对父亲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4。这也说明基于单年数据测算的代际收入弹性将会产生偏差[20]。Ojima（2013）利用双样本工具变量法，得出日本的代际收入弹性性别差异不大，大约为0.35。其中，儿子对父亲的代际收入弹性为

0.34，而女儿对父亲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35[21]。谷敏（2011）利用最小二乘线性回归法，分别分析了1995年以及2002年我国城市代际收入弹性分别为0.319和0.373。代际收入弹性升高表明，我国在收入分配领域中的不平等程度加剧。而1995年的分析结果表明，女性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389，男性在该年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408。这就是说，父代收入水平的高低对儿子的影响大于对女儿的影响程度。而在2002年，男女性的代际收入弹性都为0.256。从1995年到2002年，我国的代际收入弹性在降低，说明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力在减弱，我国在社会收入分配领域的公平性提高[22]。

早期对于代际收入流动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对代际收入弹性的测算上，即只关注父代收入与子代收入的相关性研究，而缺少对代际收入流动背后影响因素的研究。父代收入通过什么途径影响子代收入，影响程度如何，成为该领域的新型研究方向。而对于代际收入流动传递路径的研究综述，将在下一节进行系统论述。

## 2.1 代际收入流动的传递路径分析

一般认为，收入在代际之间的传递路径有直接方式和间接方式两种。直接方式为子代接受父代的收入转移；间接方式是父代收入通过影响子代的受教育程度、就业、健康状况等个体特征进而影响子代的收入。社会学家最早意识到，能够获得父代收入转移的个体还是比较少。因此，父代对子代收入的间接影响更加明显，也更具研究价值。例如，Peters（1992）将子代收入对数与父代收入对数做回归，估计美国的代际收入弹性值。结果表明，收入代际弹性为9%-11%[23]。而如果将某些代表家庭背景特征变量加入回归方程，则父代收入对数对子代收入对数的解释度增加了三到五个百分点。因而，家庭背景因素对代际收入流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只用年收入来衡量社会经济地位会低估经济地位在代际之间的传承度（Paul, 2001）[24]。邸玉娜（2014）也认为收入在代际之间的流动途径并非主要是父代对子代的收入转移或者收入的赠送等直接方式，而是父代的个人特征为子代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进而影响子代的教育、就业以及收入[25]。因此，国内外对于代际收入流动的传递路径分析大多集中在间接方式上。

### 2.1.1 国外研究综述

对于收入在代际之间的传递路径研究，社会学家最早研究了家庭内部非货币因素的影响。Bourdieu（1983）研究了家庭文化资本对收入代际传递的影响，即子代所处的家庭环境甚至社区环境会通过影响子代的个体特征来影响其收入[26]。Mayer（2002）也认为父代的收入决定了子代所处的家庭以及社区环境，从而影响子代的收入[27]。

Becker和Tomes（1979, 1986）最早提出了代际收入流动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该理论认为父代在子代人力资本投资以及自身消费间进行选择以实现效应最大化[3][4]。按照该理论，子代收入受父代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影响，父代收入低，则子代所得到的人力资本投资少，子代收入也会受影响。基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国外许多学者研究了代际收入流动的传递路径。Mare（2001）也认为父代的财富一般是通过人力资本的形式传递给下一代，而子代的人力资本是通过受教育程度和职业设置来表现的，从而实现子代财富的积累[28]。Bowles和Gintis（2002）通过分解代际收入弹性系数来分析收入在代际间的影响因素，主要有文化因素，基因遗传以及收入转移等方式[29]。

Bjorklund等（2007）认为父代会通过对子代的生理遗传来影响子代的收入，父代会影响子代的智力状况、认知能力以及身体健康状况，而子代这些个人特征则会直接影响子代的收入，这就称为父代对子代先天禀赋的遗传[30]。Chadwick和Solon（2002）

则研究了子代婚配对象的选择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研究表明，子代在选择配偶时，更倾向于选择与父代社会经济地位比较相近的类型，例如收入水平、职业类型、受教育程度都会影响子代的选择[31]。Fredrik（2007）则认为家庭社会资本对子代职业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父代丰富的社会关系网络会促进子代职业地位的提升，从而提高子代的收入[32]。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国外对代际收入流动的传递路径研究更加成熟，对传递路径的分析也更加广泛，涉及到家庭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先天禀赋、婚配选择以及人力资本投资。其中人力资本在经济学领域被研究的最多。

国外对于职业这一因素与代际收入流动的研究较少，Becker和Tomes（1986）认为父代不仅会通过物质财富的传递、人力资本投资等形式帮助子代，也会通过职业的传递来帮助子代。因此父代职业层次比较高，则会通过“寻租”行为来帮助子代来获得同样的职位[33]。Gong（2012）分析了收入在代际之间流动的主要途径。研究发现，在我国普通的城镇家庭中，父代与子代在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是否为党员等方面高度相关。其中，职业在代际之间的流动性很低。例如，若父代为专业领域的专家或高技术人才，则子代从事相同工作的概率要比其他人高35%—40%，行政人员的代际职业传递概率为17%—23%，生产和运输工人的代际职业传递概率为16%—30%[34]。父代在国有部门工作，则儿子也在国有部门工作的概率为71%，女儿的概率为67%。

Corak和Piraino（2011）发现加拿大大约有6%的青年男性曾经与其父亲在同一个工作单位共事过，并且相对于未与父亲共事过的青年群体，该群体有着更高的代际收入弹性，也就是代际收入的继承性更高[35]。因而代际之间职业的传递对收入流动有着重要的作用。

### 2.1.2 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对代际收入流动的传递路径分析也是集中在其间接方式上。许多学者对收入在代际间的传递路径进行了研究分析，并提出了影响我国代际收入流动的主要因素。胡永远（2011）认为父代收入主要通过家庭文化资本、人力资本投资、以及父母个性特征传递三个渠道影响子代收入[36]。孙三百等（2012）则研究了我国家庭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子代收入的影响，家庭文化资本与子代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42，社会资本与子代收入的相关系数则为0.44，教育为0.58[37]。陈琳，袁志刚（2012）系统分析了我国代际收入流动的内在传递机制，并分别计算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财富资本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贡献率。其中，2005年，我国社会资本对代际收入传递的贡献率

在农村和城市分别高达9.71%和9%；人力资本对收入代际传递的贡献率也一直保持在10%以上，并且具有不断上升的趋势[38]。黄潇（2014）则提出贫困的代际传递主要是通过三个方面：财富的传递、教育因素、代际的职业循环。而进一步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有利用缓解贫困在代际之间的传递，而财富和文化资本的效用不明显，生产资本的存在反而会加剧贫困的代际传递[39]。

基于Becker和Tomes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型，我国的部分学者研究了教育在我国代际收入流动中的作用。郭丛斌，闵维方（2007）通过通径分析得出，我国家庭子女受教育程度与子女的收入水平息息相关，父代收入也可以通过影响子代受教育水平从而影响子代的收入[13]。但是，教育对复制社会中原有的生产关系影响较小。在我国，教育能够促进代际收入流动（郭丛斌，闵维方，2009）[40]。龙翠红，王潇（2014）使用CHNS的1989-2009年数据，运用优化估计方法并剔除偏差因素，通过建立模型实证估算2009年中国代际收入弹性，其结果整体约为0.6。并研究了代际收入传递的传递路径，控制了子代受教育年限之后，代际收入弹性下降了9.2%，子代健康因素对代际收入弹性值的贡献率为6.08%，社会资本的贡献率为3.4%。说明子代受教育年限对代际收入弹性的解释力更强，而社会资本和子代的健康水平对社会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相对较小[41]。汪燕敏，金静（2013）分析得到父亲收入与子代受教育年限的相关系数为0.47，教育对代际收入传递的贡献率为0.081，该数据远远超过了其他路径对代际收入传递的贡献率[18]。因此，教育对我国的代际收入流动具有重要的作用。

基于我国特有的“关系型”社会特征，国内对收入传递的路径研究也偏重于社会资本的作用。周兴、王芳（2014）认为家庭社会地位对我国城乡代际收入流动具有显著的影响，将“父亲是单位负责人”这一变量作为家庭社会地位的代理变量，结果显示该变量将提高我国农村家庭的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率[42]。何石军，黄桂田（2013）的研究表明家庭中父亲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儿子的收入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对女儿收入的影响则相对比较小；而母亲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子女收入的影响则正相反，母亲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女儿的收入有显著正向的影响；对儿子的收入则影响不显著。父亲的行政权力越大，则子代收入水平就会越高[43]。

上述研究证明，教育和家庭社会资本作为代际收入流动的主要途径，对我国代际之间的收入流动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职业作为家庭社会资本的重要标识，并且是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对家庭收入乃至家庭代际收入传递有着重要的影响。因而，对职业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作用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邸玉娜（2014）利用多层线性模

型分析了收入在代际之间的传导机制，认为父代的收入和职业性质会改变子代个体特征变量的边际系数，从而对子代的收入产生影响；教育在我国代际收入流动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父代的职业性质会影响子代的教育收益率，因而父代的职业会通过与教育的相互作用对子代的收入产生影响[25]。方鸣，应瑞瑶（2010）利用双样本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我国城乡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进行了分析，算出我国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57，并且通过分解代际收入弹性系数而分析了中国居民代际收入传递的主要途径

-教育和职业，其中代际之间的职业传递对代际收入流动系数的贡献率为30.5%，而教育的贡献率大约为17%，这说明职业作为代际收入流动的主要传递途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5]。刘志龙（2014）利用双对数回归模型测算了各影响因素对代际收入弹性的贡献率。在所有影响因素中，教育对我国的代际收入弹性的贡献率区间为1.86%至

23.39%，教育贡献率的平均值约为8.22%。父亲职业对我国代际收入弹性值的最小贡献率是4.96%，最大值则高达24.86%，其贡献率均值为11.31%[44]。汪燕敏（2013）基于Bowles和Gintis的分解方法，对我国收入代际收入弹性进行了分解，得到了教育、职业以及BMI对代际收入弹性的贡献值，分别为0.019、0.053、0.01。因此，在可分析的代际传递路径中，职业对代际收入传递的贡献率是最高的，教育次之[45]。

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职业作为代际收入流动的重要传递路径，对收入在代际之间的流动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国内对职业以及代际收入流动的关系仅仅停留在贡献率上面，对我国代际职业流动以及代际收入流动的关系则鲜有研究。严斌剑、王琪瑶（2014）认为在我国“子承父业”的传统观念影响下，子代从事与父代相同职业的可能性非常高。因此，父代的职业对子代的职业进而对子代的收入产生影响。作者从三个产业的角度分析了父代所从事的产业对代际收入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与父代从事第一产业相比，父代从事第二产业的工作会提高代际收入弹性；父代从事第三产业的代际收入弹性最小[46]。周兴、张鹏（2014）分析认为职业在代际之间的继承会提高代际收入弹性，不利于社会流动[47]。

## 2.2 代际职业流动分析

### 2.2.1 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对代际职业流动的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Benjamin（1958）基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普查数据研究了职业的代际流动状况，研究表明，若父代的职业处

于较高的层次且社会地位高，则儿子继承其职业的概率约为33.33%；父亲从事体力劳动的子代处于同样职业的概率也较高。即处于社会地位两端的职业代际继承性都比较高[48]。Jocas和Rocher（1957）则利用加拿大魁北克省统计局的相关数据，引用了职业的继承性和流动性指数等指标，对加拿大魁北克省的职业代际传承效应进行了研究，发现魁北克省整体的代际职业流动性比较小。文章还分析了母语为不同语言的魁北克人的代际职业流动差异：在实现从体力劳动到脑力劳动的代际职业转换中，母语为法语的魁北克人职业转换的比例小、速度慢。而母语为英语的魁北克人则转换比例更大，速度更快[49]。在研究代际职业流动的基础上，职业的隔代传承也受到了学者的重视。Ducan（1967）通过对美国的数据研究发现，美国的代际职业流动也存在相对封闭的状态，职业的代际继承性较高。对代际职业流动方向和流动距离的研究表明，代际职业向上流动的趋势比向下流动的趋势更加明显；在代际职业流动距离方面，以短距离的流动为主，长距离的代际职业流动则比较少[2]。Lina（2010）基于瑞士移民的数据研究了创业者在三代之间的职业流动状况。结果显示，若祖父一代和父代均为创业者，则子代创业的几率则非常高[50]。

在对某个国家或地区研究的基础上，国外的学者也对代际职业流动的特点进行了国别的比较。Meye和Zagorski（1979）等人对比了美国和波兰的代际职业传递趋势。根据美国的调查数据和波兰中央统计局的数据分析，相对于美国的代际职业流动性，波兰的代际职业流动性相对较低，代际之间的职业继承性更高[51]。但是仅两国的城镇数据显示，两国城镇居民的代际职业流动性比较接近。Long和Ferrie（2013）分两个阶段对比分析了英国和美国的代际职业流动状况。1850年以后到19世纪，英国的代际职业继承性要高于美国；但进入20世纪，情况则发生了翻转，美国的代际职业流动性趋于放缓[52]。

近几年，国外对代际职业流动的研究则比较侧重于具体职业的跨代际研究。

Kwiek（2015）分析了在欧洲教育扩张的情况下，欧洲的教育、职业在代际之间的流动状况。整体来说，白领职业在代际之间的传承度很高，约为50%-70%。而对于高层次职业来讲，其代际传承度更高，例如父代为高级工程师或立法委员，其子代从事该职业的概率比父代是其他职业的3.32倍[53]。Scoppa（2009）研究了意大利公共部门的代际职业流动状况，他认为公共部门竞争压力小以及缺乏监管机制的优势使得更多的人更偏爱公共部门的工作。因而在公共部门工作的父代会利用手中的关系网以及地位帮助其子代进入公共部门。并利用Probit模型得到，如果父代在公共部门工作，则

其子代在同一部门工作的概率为44%。以此来证明“裙带”关系的存在[54]。Perez-Gonzalez（2006）基于美国300家上市公司CEO的背景资料研究了代际职业继承性。研究表明，超过1/3的继任CEO与离任CEO或公司大股东有血缘或家族关系[55]。

综合国外研究来看，所研究国家或地区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代际职业流动性差、传承度高的问题。在分职业的具体研究中，层次高的职业代际传承度度更加明显。但是国外对代际职业流动的研究只关注其本身，并没有研究代际职业流动的结果，即国外很少有文献研究代际职业流动与代际收入流动的关系。

### 2.2.2 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最早对职业代际效应研究的是郭丛斌、丁小浩（2004），文章引入了代际职业的流动性指数、继承性指数以及流动距离和流动方向指标，对我国的代际职业流动下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00年，我国所有职业的代际继承性指数均大于1，代际职业流动性指数平均为0.87。这说明我国代际职业流动状况很差，子代与父代从事相同或相关职业的概率很高。2000年，我国代际职业流出指数均值为0.75，这说明我国职业在代际间的封闭性很高。职业代际向上流动指数为0.78，向下流动指数为0.97。这说明我国职业在代际间有一定的流动性，但是职业流动范围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割。基于这些代际职业流动性指标，国内也有部分学者对我国的代际职业流动状况进行了进一步分析[56]。王春光（2003）研究发现，我国存在代际职业流动性较差的问题，我国职业代际继承率高达76.04%，代际职业流动率仅为23.96%，流动率远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父亲职业地位低，则其子代向上流动率为16.91%；父亲从事的职业地位较高，则子代职业向下流动的几率仅为7.05%[57]。孙凤（2006）基于对数线性模型证明我国的城镇各职业间缺乏流动[58]。刘非菲、梁岩

（2014）运用二维列联表的方法分析了我国居民的代际职业流动状况。由于职业的继承性指数均明显大于1，这证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代际职业流动整体上呈现较封闭状态，父代对子代职业选择有着强大的影响作用，子承父业趋势明显。同时为了弥补二维列联表固有的不足，文章引入了对数线性模型，实证分析证明了以上的结论，我国居民职业代际继承效应明显，且代际间职业距离越短，继承效应越明显[59]。洪一云（2013）按照职业的经济地位高低，对职业进行了汇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各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为主要劳动市场，生产运输工人、服务性工作人员以及商业工作人员等经济地位较低的为次要劳动市场。其中，主要劳动市场的代际继

# 承性指数为1.29，次要劳动市场的代际继承性指数为1.41。子代职业向上流动指数为

0.68，向下流动性指数为0.63[60]。这一结果也与郭丛斌、丁小浩的研究结果一致。卢盛峰，陈思霞（2014）以个体职业特征来表示社会地位，以是否进入公职部门工作衡量政治地位，以个体收入值来衡量经济地位，利用转换矩阵分析了我国代际间的收入流动状况，结果表明，我国的社会地位在代际间固化情况严重，对于从事沉重体力的农业劳动或者处于被动失业状态，并且收入存在不确定性的社会底层群来说，子代有

73.43%的概率仍停留在该阶层。对于普通大众群众来说，子代从事与父代相同或类似工作的概率为68.04%[61]。

国内的学者除了研究我国城乡整体的代际职业流动状况，也着重研究了我国农村地区的代际职业流动状况。我国农村地区相比城镇有其特殊性，农村地区职业类别少，收入低，职业对家庭的影响更为重要。因此，对农村地区的研究更具意义。吴愈晓

（2010）研究了1978-1996年我国农村居民的精英职业（工资劳动者、私营企业主或个体职业，以及农村中的干部）地位在代际之间的流动问题，精英阶层的后代们，更能享受改革带来的红利，相比于农村普通的农民，精英职业阶层的后代更有可能进入精英职业阶层[62]。张瑞玲（2010）认为在农村中，父亲的职业对代际职业流动有着明显的影响，若父亲为国有企事业单位员工或城市雇工，则子代留在与父亲同类职业的可能性很大，发生职业流动的可能性较低；而父亲为私营业主和个体工商户，则子代发生职业流动的可能性就会变大[63]。林闽刚，张瑞利（2012）着重研究了农村中贫困家庭的代际传递状况，认为农村贫困家庭中，子代更容易受到父代经济和社会劣势的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更差。根据研究结果，家庭越贫困，子代在受教育程度、就业机会、医疗保险、甚至婚姻状况等方面受父代影响程度越大，且都处于明显的劣势[64]。

相对于国外的研究，国内对代际职业流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社会整体现象的研究以及农村家庭的代际职业流动状况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中，职业在代际间的流动趋缓，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更加封闭，职业代际传承度更高。

## 小 结

综合国内、国外对代际职业流动的研究发现，国内外对代际职业流动的研究都在于其本身，包括对国家整体状况的分析、国别间的比较以及对具体职业的代际流动性研究，但是鲜有文献从职业与收入的角度进行研究。毕瑨，高灵芝（2009）认为家庭

成员的职业会从很多方面影响一个家庭。若父代职业状况良好，具有稳定的职业收入，则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对子代的饮食营养、身体健康的投资，进而改进子代的身体健康状况；同时，父代稳定的职业收入也直接影响父代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以及子代就业所需的经济支持，也意味着对子女能接受到的教育条件以及职业地位安排的能力大小[65]。因此，职业与收入息息相关，代际之间的职业流动也会影响子代的收入，从而对代际之间的收入流动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将在分析我国代际职业流动状况的基础上，分析我国的职业代际传递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

# 第 3 章理论基础分析

本章将对本文涉及到的基本概念做相应的界定，并概括了索罗金的社会流动理论以及布劳和邓肯的地位和收入获得模型，为本文的写作奠定理论基础。

## 3.1 概念界定

代际流动是指家庭内部两代人或几代人之间发生的社会地位的变动，即子女的社会地位相对于父代发生了改变，子女改变了父代所在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向上或向下的流动。一个社会的代际流动状况是反映该社会进步程度以及社会结构分层体系发展状况的优良指标。代际流动的状况和频率也是一个社会开放程度的重要标识。代际流动包括很多指标，例如代际收入流动、代际职业流动等。代际收入流动是指子代收入在多大程度上受其父代收入的影响，即父代收入如何影响子代的收入。一般来说，子代的收入由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决定。若子代的收入受先赋性因素影响比较大，即受父代收入影响比较大，则说明社会中父代与子代之间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比较低；若子代的收入主要取决于后致性因素，则表明子代的收入与父代的收入相关性比较低。子代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工作来达到增加收入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中代际收入流动性比较高。代际收入弹性则是收入在代际间传递程度的量化指标，也是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衡量指标，它表明了父代收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子代的收入。代际收入弹性越大，表明子代的收入与父代收入的关系越大，则社会中代际收入流动性越弱；相反，代际收入弹性值越小，则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越小，则代际收入流动性越强。代际收入弹性值作为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量化指标，被广泛运用于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相关文献中。

2007年12月，在国际劳工组织召开的国际标准职业分类修订大会上对“职业”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职业是指“主要职责和任务高度相似的一系列工作的组合”。我国也对“职业”进行了定义，即“职业是从业人员为获取主要生活来源而从事的社会性工作类别[①](#_bookmark14)”。根据职业的定义，不同国家对本国内部的职业进行了定义和区分。职业流动则是指劳动者在不同职业群体之间的转换过程，强调了劳动者劳动角色的变动过程。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一样，都是社会流动的重要表现形式。代际职业流动则

①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

出版社，1999:9.

是指职业在代际之间的变化，即子代与父代从事不同的职业。与代际职业流动相对应的是代际职业传承，是职业在代际之间的传递，即父代与子代从事相同的职业。

## 3.2 理论回顾

### 3.2.1 索罗金的社会流动理论

1927年，索罗金发表著作《社会流动》，该著作系统论述了社会流动的相关理论。该著作的出版，也代表着对社会流动理论研究的真正开端。索罗金认为，社会流动可以理解成“人类社会创造的或改变的一切事物（包括个人或社会的事物以及价值）从一个社会位置移向另一个社会位置”。而造成社会流动的原因主要有三大类，包括人口特质、技术变迁带来的环境改变以及父代与子代天生能力的不一致。

索罗金认为社会流动有两个基本类型，即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社会的水平流动是指在相同层次的社会群体中的移动，具体是指个体或社会对象从一个群体移动到另一个相同水平的群体。相应地，垂直的社会流动是指个体或社会对象跨越不同层级的移动，具体是指个体或社会对象从一个群体移动到另一个不同水平的群体。根据变化的方向，存在两种类型的垂直社会流动：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又称为社会上升或社会下沉。社会上升和社会下降又可以分别表示为两种不同的形式。社会上升的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个体从一个地位较低的社会阶层渗透进入一个较高的社会阶层；另一种是个体社会地位上升创造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并且这个新的群体进入一个高的社会阶层或者取代这个阶层的原有群体或者称为与这个阶层平行的群体。相应地，社会下降也表现为这种基本形式：第一种是个体从较高的社会位置下降到较低的社会位置；第二种情况表现为一个社会集团整体性的地位下降。

索罗金认为，社会中的不公平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具有永久性和全球职业性。然而，高的社会流动性则会缓解这种不平等现象带来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垂直流动可以给处于较低地位的人提供破坏现行制度的动机以及向上流动的动力，通畅的向上流动渠道可以作为释放处于较低地位个体不满的安全阀。因为社会流动性高则意味着个人或群体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社会地位的改变，从而缓解社会地位阶层的不满。在对大量跨国资料研究的基础上，他得出结论：18世纪以后的社会流动率一直在上升。社会的流动性对社会的发展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即社会发展水平越高，则社会的流动性越强。索罗金还对比了传统社会与工业社会的社会流动状况，他认为社会流动与

社会的开放程度也紧密相关。社会越开放，则社会流动越活跃，尤其是垂直的社会流动越频繁，而社会越封闭，社会中各阶层之间的差异越明显，阶层界限越严格，跨越阶层界限的垂直社会流动越少。

索罗金还研究了父代职业对子代职业的影响，得出了工业社会中职业在代际之间流动的特点：第一，职业的继承在代际间变弱。在同一职业层次中，父代以及子代的职业差异比较大，即父代与子代处于不同职业地位的概率很高。更甚者，来自同一家庭的不同子代个体都能处于不同的职业层次。第二，处于同一职业层次的不同个体家庭背景以及出身都不同。第三，尽管职业在代际间的世袭减少，但是父代的职业地位对子代的职业选择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一方面，职业层次较低的父代，其子代的职业层次也比较低。若父代是非技术工人，则其子代进入技术行业的概率则比较小，而能打破阶层界限，进入到企业经营者以及专业工作人员的子代更是少之又少。另一方面，父代职业地位高，则子代的职业地位则相应会高。例如，专业工作人员以及企业经营者的子代从事的职业大部分地位较高，而鲜有子代从事地位较低的职业。第四，职业流动距离以短距离为主。在整个职业流动过程中，个体职业流动更容易发生在与自身职业层次相近的职业层次中。也就是说短距离的职业流动更容易实现，跨越整个职业阶层的职业流动则比较难实现。第五，处于职业层次的中间层次比两端更为稳定。即处于高职业阶层以及低职业阶层的个体职业流动频率更高。

### 3.2.2 布劳和邓肯的地位和收入获得模型

1967年，布劳和邓肯发布了《美国的职业结构》一书，在该书中，作者对美国社会的社会分层结构进行了剖析，并且提出了著名的“地位和收入获得模型”。该模型假定个人职业的获得受两类因素的影响，分别是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后致因素对个人职业获得的影响是直接的；而先赋性因素是通过影响后致因素间接的影响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即父代是通过影响子代的个体特征来影响其职业选择的。并且该模型假定被调查者第一份工作会受到被调查者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该模型同时考虑了父亲的教育程度、父亲的职业、被调查者的教育程度、被调查者第一份工作的地位以及被调查者在调查期的职业地位五个变量（其中职业地位是用社会经济指数加以度量的）。该模型利用通径分析分析了五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结论是：被调查者的教育水平受父代职业与教育水平的双重影响，并且相对于父代教育水平，父代的职业对子代教育的影响比较大。被调查者的第一份工作也同样受到父代的教育水平以及职业

的双重影响。被调查者在调查期的职业受其第一份工作的影响最大，其次是被调查者的受教育水平。父代的职业和受教育水平对被调查者现期的职业影响相对较小。

## 小 结

本章对关于代际收入流动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回顾了索罗金的社会流动理论和布劳与邓肯的地位与收入获得模型，为本文的写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 第 4 章职业对代际收入流动的贡献率分析

本章首先对代际收入传递路径进行了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根据可获得的数据主要将分析集中在教育、受教育程度、身体质量指数上，并利用Bowles and Gintis分解方法，分解了代际收入相关系数，以获得职业对代际收入流动的贡献率。

## 4.1 代际收入传递路径的理论回顾

收入在代际之间的传递有着直接收入转移和间接收入转移两种方式。由于相对于个体在漫长生命周期中的巨大收入额而言，父代对子代的直接收入转移总是少的。另一方面，对于父代收入很多以至于能够影响子代一生收入的现象总是少数。因此，父代对子代收入的间接转移路径更为重要。

基因遗传是父代影响子代收入的重要方式。例如，个体健康因素以及个性特征。个体健康的身心是子代获得收入的基本前提。父代对子代健康因素的影响可通过遗传进行，例如父代家庭病史的传递可能会影响子代未来的教育、就业、收入。而父代身心健康也同样可以通过基因来遗传。另一方面是智商的代际传递，父代高的智商往往可以传递给子代。同时，研究也发现，个体特征在代际之间也有稳定的传递性。

Groves（2005）研究发现个体个性特征在代际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14%-29%，并且个性特征在代际之间的传递可以解释11%的代际收入相关度[66]。因此，父代的个性特征很可能通过影响子代的个性特征来影响子代的收入。

认知能力是人脑提取信息并加工和存储信息的能力，具体是指人们对于事物的结构、性能，其发展规律以及与其他事物的联系等方面的认识能力。知觉、记忆、注意、思维和想象的能力都被认为是认知能力。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是学校教育的前提条件，同时，它也影响了一个人以后对职业的选择以及其收入的潜力。Blanden（2007）经分解表明，认知能力对收入代际传承的贡献率大约为20%[67]。

Andersen（2005）认为生活机会在儿童接触学校系统以前，在家庭生活中已经形成[68]。很多研究证明，一个人若在儿童时代没有形成基本的认知能力，那么，他后来生命中的任何补救措施都是于事无补的。而一个人的认知能力应该在他儿童生活的早期进行培养，大部分的认知能力应该在学龄前在家庭中培养。因此，儿童时代，父代对子代在认知方面的教育对孩子的一生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不同的家庭对于子代认知能力的培养是完全不同的。父代对子代认知能力的培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代的

收入。在父代收入比较高的家庭当中，父代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这意味着在可支配收入比较高的家庭中，父代就可能有更多的资源用于对子代认知能力的培养。例如，在现代高科技发展的年代，益智类的活动与玩具也得到大量普及，拥有较多可支配收入的父代可以给子代购买更多的益智类玩具。更有甚者，收入水平比较高的家庭还可以付费带子代参加一些亲子活动，或者就子代的认知能力培养问题咨询专家、查询资料。当然，如果家庭中父母双方有一方能够长期呆在家庭中专注于子代的教育培养，这将更有益于子代的认知能力的提高。因此，相对来说，收入水平比较高的家庭比收入水平低的家庭在子代认知能力的培养方面会投放更多的注意力。在收入水平比较低的家庭，特别是在农村家庭中，父代一般工作时间比较长，很容易忽略子代在儿童时代的认知能力培养问题。现在普遍存在于广大农村家庭的现象是，大批的农民工进入到城市打工，而农民工的子代在幼儿时代就与父代分离，这些儿童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的中小学教育问题受到广泛的关注，但是很少有人关心

“留守儿童”在婴幼儿时代的培养。这些“留守儿童”从小跟父代异地而居，跟着爷爷奶奶生活，而老一辈人由于思想观念保守，很少关注孩子在认知方面的教育。因此，在不同的社会家庭中，父代对子代认知能力的影响是全然不同的。

Becker和Tomes（1979, 1986）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开启了对代际收入流动传递路径的先河，该理论认为父代收入影响其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子代的收入水平[4][3]。围绕着人力资本，学者们做了大量的研究，研究证明在劳动力市场上，教育具有显著正向的收益。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表现为教育可以提高个体的知识水平，完善知识结构并提高个人工作技能，进而提高个体的劳动生产率，最终提高个人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教育可以提高个体的认知能力，从而影响劳动生产效率。

Stevens（1997）研究表明个体在年轻时代的失业对二十年后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短时期的失业不仅对现时收入有影响，而且对未来的收入也有影响；重复性失业对未来收入的影响更大[69]。Gregg和Tominey（2005）的研究也确认了这一点，年轻时代失业对未来收入有着显著负向的影响[70]。因此，就业也是影响子代收入的重要因素。

父代的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子代的择业状况。Kohn（1969）的研究显示父母的工作经历会影响其对孩子的培养。例如，父母在工作中自主性较高，则父母在对子代的教育中会着重培养子代的独立性、自我控制能力，更加强调其幸福感和好奇心；对工作中会受到限制的父母而言，父母会强调子代对外来权威的遵从[71]。

父代可以利用自身多年积累的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以及权力资本为子代获取“子承父业”的机会，更甚者，子代会获得高于父代社会阶层的职位，从而实现从父代到子代社会阶层的传承或者跃升。例如，父代是企业的创立者，若父代拥有一个企业，那子代就不存在就业问题。“子承父业”使子代顺利实现收入转移，社会阶层的传承。当然，父代也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帮助子代进入到更高的就业领域，如金融服务业、公务员以及大型的国有企业等等。若父代是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或者负责人、各类技术人员以及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或者负责人。父代对子代就业的影响，不仅表现为对子代就业的直接干预，更包括对子代专业学习的指导。例如，在进入大学阶段时，在父代的影响和指导下，子代所选择的专业就具有目的性。父代也可以利用自身对行业发展状况的了解，给予子代在高等教育期间的学习给予指导。而后，在子代的就业问题上，一种情况是，在父代的指导帮助下，子代凭借在高等教育期间的知识顺利进入父代所在的职业。另一种情况是，父代利用自身的关系网络帮助子代进入。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父代在子代专业选择上的指导也是重要的，它为子代进入理想的职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例如，父代是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那么，子代则在选择专业上很可能选择金融类专业，然后为以后进入金融类服务机构做了良好的铺垫。若父代是专业技术人员，则子代也很可能选择相应的技术专业。

## 4.2 贡献率分析

在测算代际收入弹性的基础上，学者们更倾向于分析代际收入传递背后的传导路径。由于Becker和Tomes的人力资本模型具有较强的微观基础，引发了很多学者利用分解代际收入弹性的方法对该理论进行验证。例如Bowles和Gintis的分解方法、

Blanden的分解方法，Lefranc和Trannoy的分解方法等等。其中，Blanden的分解方法涉及的变量很多，因而需要估计的参数也较多，难度较大，Lefranc和Trannoy的分解方法则比较繁琐。而Bowles和Gintis的分解方法所有的传递路径都与父代收入有关，因而假定比较严密；并且该分解方法在做分解前，对所涉及到的所有变量将进行标准化处理，因而操作更加简洁、方便。基于Bowles和Gintis分解方法的合理假定以及操作简便性，本文将利用该分解方法对代际收入弹性进行分解。

### 4.2.1 Bowles and Gintis分解模型设定

父代与子代的代际收入联系可以通过以下线性模型表示：

*Y*c*y*c **( *y f* *y f*)**(4.1)

*i* i i

其中，*y*c代表子代的收入，相应地，*y* f代表父代的收入，*y*c和*y* f分别表示父

*i* i

代和子代收入的平均值，*i*表示随机扰动项。**是代际收入弹性，它表示子代收入偏离其平均值是父代收入偏离其平均值的**倍。先将代际收入相关系数*rcf*定义为：

*rcf* 

var( *yc* ) var( *y f* )

Cov( *yc*, *y f* )

（4.2）

其中，cov( *yc*, *y f*)表示*y*c和*y* f的协方差。var( *yc*)以及var( *y f*)则分别表示*y*c 和

*y f*的方差。则代际收入相关系数*r*与代际收入弹性**之间的关系可表示为：

*cf*

### *rcf*

* f*

* y*

* c*

*y*

(4.3)

其中，*f*和*f*分别表示父代收入与子代收入的标准差。

*y* y

不论是代际收入弹性值还是代际收入相关系数，都是对父代与子代收入相关程度的综合评估，而要对代际收入传递背后的传递路径进行分析，就要对代际收入弹性值或代际收入相关系数进行分解获得各影响因素的贡献率。

该模型假定，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是通过直接方式和间接方式来进行的，直接方式是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直接影响，间接方式是指父代收入通过影响子代的

个人特征而影响子代收入。假定子代收入*y*c受父代收入*y* f的直接影响，且*v*、*v*、*v*

1 2 3

也是影响子代收入的重要个体因素，同时，这三个变量又收到父代收入*y f*的影响。则式（4.1）的扩展式可写为：

*Y*c*y* f *v*

*v*

*V* **

(4.4)

*I* 0 *i*

*1* 1*i*

*2* 2*i*

*3* 3*i* i

将式（4.4）进行标准化处理，可得：

*R* *E*( *yc y f*)*E*( *y f y f*)*E*( *y f v*)*E*( *y f v*)*E*( *y f v*) (4.5)

*cf* 0

1 1 2

2 3 3

其中 ，

*E*( *X*)表示对变量求数学期望，*E*( *y f y f*)1. 令*E*( *y f v*)*r* ，

1

1 *fv*

*E*( *y f v*2)*rfv*2，*E*( *y f v*3)*rfv*3，然后代入式（4.5）可得：

*rcf*

**0**1*rfv*

**2 *rfv*

**3*rfv*

(4.6)

以上是对代际收入相关系数的分解原理。**0 ~**3是经过标准化处理后得到的回

1

2

3

归系数。*rfv* 表示变量*vi* 与父代收入 *y* 的相关系数。

*f*

*i*

4.2.2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1.数据来源

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原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与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中心合作的追踪调查项目，分析了国家和地方政府实施的营养、健康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其目的在于探讨中国社会的经济转型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开展对国民健康和营养状况的影响。其中，对国民营养和健康状况的影响是通过对社区数据的变化来实现的，同时也衡量了家庭和个人经济学、人口学以及社会学指标的变化。该调查是由一个专业的国际小组来执行的，调查人员的专业背景包括营养学、公共卫生学、人口学、社会学以及熟悉中国情况的专业学者。

该调查始于1989年，并在1991年、1993年、1997年、2000年、2004年、2006年、2009年以及2011年进行了调查。为了保证调查数据的可用性，该调查选择了地理位置、经济发展、公共资源、卫生指标截然不同的省市。调查地区范围包括ft东、河南，辽宁、黑龙江、江苏、湖北、湖南七个省，并且该调查在2011年的调查中加

入了对北京、上海以及重庆的调查。该调查涉及的样本包括4400多个家庭、26000个个体。

该调查涉及的调查内容包括人口特征，经济发展、公共资源和健康指标。除此之外，还有详细的社区数据，包括食品市场、医疗机构和其他社会服务设施的信息。

CHNS数据的成人调查表对所有18岁及以上成人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包括人口学背景资料、工作以及收入情况、家务以及儿童照料、消费习惯以及饮食习惯调查、体力活动，卫生服务需求、利用、及健康状况以及体格测量等等。其中，对个体收入、教育、职业以及身体状况都有详细的调查数据。因此，本文选择将利用CHNS全九年的调查数据来进行数据分析。

2.变量选择

根据劳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人力资本投资方式包括各级正规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健康保健投资，对子代的培养、劳动力迁移流动等等。教育投资有利用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对卫生保健投资的结果是促进健康状况的改善和平均寿命的延长，进而提高生命的价值，提高人力资本的价值。对子代社会关系网络的传递是对子代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方式之一，也增加了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而教育投资、健康保健投资以及对子代社会关系网络的传递是最常见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因此，本章将从该三方面入手，并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分别计算不用路径的贡献率。

在个体受教育程度上，CHNS给出了两种数据。第一种是个体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年数，但是变量值太多太细，不利于数据分析；第二种是个体的最高教育程度，该

CHNS将教育程度由低到高分为小学毕业、初中毕业、高中毕业、中等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毕业、大专或大学毕业、硕士及以上六类。本文将选取最高教育程度作为个体受教育水平的衡量指标，并根据不同的教育程度对选项进行了赋值，其选项与赋值在表格4-1中呈现。图4-1则显示了样本数据中我国居民的最高受教育程度的分布状况。

如图4-1所示，在样本数据中，初中以下学历占了很大的比例，高中以及以上学历的居民人数则相对较少。

**表 4-1** **居民个体最高受教育程度分类以及赋值**最高受教育程度赋值

小学毕业1

初中毕业2

高中毕业3

中等技术学校、职业学校毕业4

大专或大学毕业5

硕士及以上6



**图4-1** **我国居民最高受教育程度分布**

父代的社会关系网络一般是围绕着其职业展开的，即主要集中于与父代有相同或相似职业类型的个体。因此，父代更倾向于利用其社会关系网络为子代谋取福利，从事与父代相同的职业。因此，类随着父代的社会关系网络向子代的传递，子代也更容易受父代职业的影响。本文选用职业作为社会关系网络的代理变量。CHNS成人调查表还对个体的职业进行了调查，其中包括主要职业、职业类型以及工作单位类型，该调查还涵盖了个体第二职业的相关情况。由于第二职业只作为个体的副业，且多个调查个体并不存在第二职业的情况，因此本文将只研究个体的主要职业。该调查表将职业分为12大类。本文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利用Erikson和Goldthorpe（2002）的职业等级分类方法，并根据CHNS调查问卷中所涉及的职业分类，将不同的职业进行赋值[72]。赋值结果如下表所示：

|  |  |
| --- | --- |
| **表 4-2 居民个体职业等级分类以及赋值** | |
| 职业 | 赋值 |
| 管理者、经理、行政官员 | 12 |
| 军官和警察 | 11 |
| 高级专业技术工作者 | 10 |
| 运动员、演员、演奏员 | 10 |
| 一般专业技术工作者 | 9 |
| 办公室一般工作人员 | 8 |
| 技术工人或熟练工人 | 7 |
| 士兵与警察 | 6 |
| 服务行业工作者 | 5 |
| 司机 | 4 |
| 非技术人员或普通熟练工人 | 3 |
| 农民、渔民、猎人 | 2 |
| 其他 | 1 |
| 附注 1：上表中职业分类自来于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成人调查数据。  BMI[①](#_bookmark22)(Body Mass Index)是身体质量指数，计算方法为体重（Kg）除以身高（m） 的平方。是目前国际上常用的衡量人体胖瘦程度以及是否健康的一个标准。CHNS 成人调查表中的体格测量部分对所有成人的身高和体重进行了详尽的记录，因此，可以方便的计算出 BMI 值。下表为我国居民 BMI 值的描述统计。  **表 4-3 我国居民 BMI 值的描述统计** | |

对于个人收入的数据，本文运用了CHNS数据中提供的个人总收入数据，并根据调查当年（2009年）的价格指数对个人收入数据进行了修正。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样本个数 | 平均值 | 标准差 | 最大值 | 最小值 |
| 父代 BMI | 63252 | 22.42 | 3.15 | 67.59 | 13.41 |
| 子代 BMI | 59055 | 21.64 | 2.98 | 62.03 | 12.91 |

3.数据处理

①中国卫生部对中国BMI参考值的规定：BMI＜l8.5为体重过低；18.5≤BMI＜23.9为正常；24≤BMI＜26.9为肥胖前期；BMI27为I度肥胖；BMI30为II度肥胖；BMI40为III度肥胖。

STATA具有简单易懂和数据处理功能强大的优势。将数据导入STATA内存后进行运算，其速度非常快。STATA可以以简洁易懂的命令轻松完成多个数据文件的横、纵向合并以及数据资料的追加、删除，也能轻松完成文字资料、时序资料，以及其他调查资料的处理。鉴于STATA数据处理功能，本文的数据处理将选用STATA软件。

CHNS在1989年至2011年中间进行了九次调查，为保证数据的完整性，本文选用九次成人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数据处理的第一步是获得数据。首先，需要从CHNS官方网站获取原始数据以及调查问卷的原始文件，根据调查问卷，寻找实证所需要的变量代码。例如，“B4”代表个体主要职业类型，“A12”代表个体最高受教育程度，

“U2”代表被调查成人的体重，“U3”代表受调查成人的身高。由于CHNS原始数据格式为. xlsx，且该数据类型不能被STATA软件所识别，因此，需要用StatTransfer软件将. xlsx数据格式转化为STATA所识别的. dta格式。然后将所有数据导入到STATA中进行数据筛选。根据所需要数据的数据代码对原始数据进行筛选，利用keep命令选出实证所需要的变量，包括职业类型、最高受教育程度、体重和身高，并保留各变量想对应的idind、hhind、line。为方便进一步的数据筛选，初步数据筛选将保留个体年龄（age）、与户主关系（A5）等变量。

第二步是数据处理。由于筛选出来的变量分布在不同的数据文件中，所以数据处理的第一步是根据个体的id号（idind）将所需要的变量进行合并。然后根据“与户主关系”（A5）的取值，将变量进行分离。当A5等于0时，表示个体为户主；当

A5等于2时，表示是户主的父亲或母亲；当A5等于3时，表示是户主的儿子或女儿。然后根据家庭序列号（hhid）将父代与子代的数据进行横向合并。

在父代与子代的数据合并完之后，对样本进行了进一步的筛选。由于年龄变量对于收入值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最终的收入值将按照年龄这一变量进行筛选。如果个体年龄太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数就少，则个体收入就不能代表个体在生命周期内的平均收入水平。因此为保证公正合理的收入值，该次筛选剔除了年龄在24周岁以

下以及70周岁以上的个体样本。

4.2.3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我国居民的代际收入传递路径有教育投资、职业传递以及健康投资，根据对我国居民代际收入相关系数的分解，各传递路径分解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4-4** **代际收入相关系数分解结果**

|  | 父代收入 | 职业 | 教育 | 健康 | 总和 | 样本容量 | 调整 R2 |
| --- | --- | --- | --- | --- | --- | --- | --- |
| 系数 | 0.543\*\*  （0.010） | 0.204\*\*\*  （0.009） | 0.074\*\*\*  （0.012） | 0.124\*\*\*  （0.004） |  | 25190 | 0.472 |
| 相关系数 | 1.000 | 0.228 | 0.212 | 0.144 |  |  |  |
| 贡献率 | 0.543 | 0.047 | 0.016 | 0.019 | 0.625 |  |  |

附注1：\*、\*\*、\*\*\*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可分析的我国代际收入间接传递路径中，职业对我国居民代际收入相关系数的贡献率最大，为4.7%；职业层次对子代收入的影响为20.4%，这表明子代的职业层次本身就对子代的收入有着重要的影响；而父代的收入与子代职业的相关系数为22.8%，这表明父代的收入水平也对子代的职业有着显著正向的影响。因此，职业作为联系父代收入和子代收入的重要纽带，对于代际之间的收入传递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父代对子代的健康投资对代际收入相关系数的贡献率为1.9%。健康投资的多少对子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良好的身心健康状态是个体走上工作岗位，获得收入的必要条件。而父代收入的多少则直接影响到家庭的生活质量，进而影响到子代的营养状况以及身体健康水平。另一方面，子代的心理健康状态也受到家庭多方面的影响，父代的收入不可避免的是其影响因素之一。因此，整体而言，健康投资是影响代际收入传递的重要因素。

教育投资作为最为传统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在该测算中对代际收入相关系数的贡献率为1.6%。这表明，教育对于收入在代际之间的流动有着一定的阻碍作用。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只分析了三条代际收入间接传递路径，父代对子代的健康投资、教育投资以及子代的职业选择只解释了代际收入相关系数的62.5%。因此，在可控变量较少的情况下，代际收入传递路径还有待进一步分析。

## 小 结

本部分利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1989年到2011年中九次追踪调查的数据，分解了代际收入相关系数，测算了三条代际收入间接传递路径的贡献率。其中，子代的职业对于代际收入传递的贡献率最高，父代对子代的健康投资和教育投资对于代际收入

的影响则相对较低。职业在一定程度是阻碍了收入在代际之间的流动，这表明职业代际传承对代际收入的影响具有研究意义，本文的第五章将对职业的代际传递与代际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 第5章 代际职业流动对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分析

第4章对代际收入弹性值的分解结果表明，职业对代际收入弹性的贡献率是比较高的，即代际之间的职业传递是我国居民收入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之一。这表明，代际职业传递能有效促进子代复制其父代的社会经济地位优势从而引发收入在代际间的流动性降低。因此，分析代际职业传承在代际收入流动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分析代际职业流动与代际收入流动的关系之前，首先需要分析我国现在的代际职业流动现状。

## 5.1 代际职业流动趋势分析

### 5.1.1 研究方法与测量指标

1.代际职业转移矩阵模型设定

本部分通过建立代际职业转移矩阵来分析代际之间职业转移的状况。假设存在

*n*种职业类型，根据调查数据，我们建立从父代*x*职业到子代*y*职业的代际职业转移

矩阵，如下：

*P*(*x*, *y*)[ *pij*

(*x*, *y*)]*Rn*\**n*



（5.1）

其中，*x*表示父代的职业分布空间，*y*表示子代的职业分布空间。*i*表示父代所在的职业层次，*j*表示子代的职业层次。*pij* (*x*, *y*)则表示父代处于*i*职业层次而子代处于*j*职业层次的概率。*n*则表示职业类型。由*P*(*x*, *y*)表示的代际职业转移矩阵中每个

元素都是表示在父代从事一定职业类型下，子代所从事某一职业的概率。因此，每一个因素的取值都是大于0小于1。该矩阵中对角线的元素表示父代与子代处于同一职业层次的比例，对角线上的概率值越大，表示子代对父代的职业继承度很高，也就是说，代际之间的职业流动性较小；处于非对角线位置的元素表示子代与父代处于不同职业层次的概率，这些值越大，表示子代对父代的职业继承度越低，即代际职业流动性高。

借鉴江金启对农民工就业流动性考察的办法以及郭丛斌、丁小浩对职业代际效应的分析方法，本文引入代际职业流动卡方指数、代际职业流动的位序变动率、代际职业的流入和流出指数以及代际职业的向上、向下流动指数来分析我国的代际职业流动

现状。其中，代际职业流动卡方指数、代际职业的流入和流出指数是用来分析代际职业的流动率；而代际职业流动的位序变动率、代际职业的向上、向下流动指数则是细致的分析了职业在代际间的流动方向。

（1）代际职业流动卡方指数：



**2 

*N j*1

*n i*1



( *pij*

1) 2

*n*

（5.2）

1/ *n*

其中，*pij*表示父代处于*i*职业层次而子代处于*j*职业层次的概率。如果父代与子代都处于同一职业层次，即不存在任何代际职业流动，则处于代际职业转移矩阵中的

对角线位置上的值都为1，而其余值为0，该指数值为*n* \*（ *n*

1）. 若父代职业对

子代职业完全没有影响，父代与子代都不处于同一职业层次，职业在代际间完全流动，

则代际职业转换矩阵中的每个元素值都应该相等，且都为1。当*p* = 1时，**2恒等

*n* *ij* *n*

于0。按照上述说明，职业流动卡方指数越小，越接近于0，表示代际职业流动性越

好，而越接近于*n* \*（ *n*

1），表示代际职业流动性越差。

（2）代际职业的流入指数和流出指数

为进一步分析职业的流动状况，我们将引入职业的代际流动指数和流出指数。代际职业流入和流出指数都表示某一职业的开放性程度以及职业的代际流动性。

代际职业流入指数为：

*FIi* *pij*

*j**i*

（5.3）

它表示父代不是处于第*i*种职业，但子代流入该职业层次的概率。若某一职业的代际流入指数大，则表示该职业的开放性水平比较高，即使父代不处于该职业层次，子代也仍然有很大的机会进入该职业；若某一职业的代际流入指数较小，则表明该职业的封闭性较强，若父代非此职业，则子代进入该职业的限制性就多，则进入到该职业的机会就少。

代际职业流出指数为：

*FO j* *pij*

*I* *j*

（5.4）

该指数与职业的代际流出指数相反，它表示父代处于第*j*种职业而子代进入其他职业的概率。若某一职业的流出指数大，则表示父代从事该职业，则其子女从事其他

职业的可能性就越大，则该职业的开放性越大，职业代际流动性越强；若该指数较小，则表示父代从事该职业，子代留在该职业的概率很大，职业的代际继承性强，流动性减弱。

（3）代际职业位序变动率

*MR**nr*1*nr*1, *r*1,0,1

*N*

（5.5）

其中，*nr*表示子代职业相对于父代职业位序等级变动的个体数，N则表示个体总数。*r*1表示子代职业相对于父代职业发生了向上的变动；*r*0表示子代继承了父代的职业，子代与父代处于相同的职业层次；*r*1表示子代职业相对于父代职业发

生了向下的变动，子代的职业状况变差。

（4）代际职业的向上流动指数和向下流动指数

代际职业变动率只是从整体上衡量了子代职业相对于父代职业向上、向下的变动率。而代际职业向上流动指数和向下流动指数则具体分析了子代职业相对于父代在流动方向上的变化。代际职业向上流动表示子代的职业比其父代的职业位序更高，代际职业向下流动表示子代流向了比父代更低的职业位序。

代际职业向上流动指数为：

代际职业向下流动指数为：

*FU**pij*

*j**i*

*FD**pij*

*I* *j*

（5.6）

（5.7）

其中，*j*为父代所在的职业，*i*为子代所在的职业。

2.数据说明

CHNS数据提供了九年的调查数据，但是该数据是对相同调查对象的追踪调查，因此，为避免数据的重复性，本部分选取CHNS最新一年的调查数据，即2011年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同时，按照第四章中对职业的等级分类以及对不同职业的赋值对职业变量进行处理。

CHNS数据将职业分为13个大类，为了方便数据分析，本部分根据周兴、张鹏

（2014）对职业由低到高分为七大类，分别为：农民、工人、服务人员、商业工作人员、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以及高级管理者[47]。特此说明的是，CHNS调查问卷中缺少对从事商业工作者的数据，却增加了对熟练工人的数据。因此，本部分对职业划

分为七大类，包括农民、非熟练工人、服务人员、技术工人、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以及高级管理者。其中，农民包括赋值为2的农民、渔民和猎人；非熟练工人包括

赋值为3的非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人以及赋值为4的司机；服务人员包括赋值为5的服

务行业人员；技术工人包括赋值为6和7的士兵、警察和熟练工人。办事人员包括赋

值为8的办公室一般工作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包括赋值为9的一般专业技术工作者；

赋值为9以上的职业则被归为高级管理者。但由于从事高级管理的个体在调查数据中

数量极少，因此本部分的分析将忽略该职业层次。图5-1到5-6描述了我国居民父代与子代的职业分布状况。



**图5-1** **基于全国数据的父代职业类型分布图**



**图5-2** **基于全国数据的子代职业类型分布图**



**图5-3** **我国农村居民职业类型分布图**



**图5-4** **我国城市居民职业类型分布图**

5.1.2代际职业流动性测算结果分析

我国代际职业流动现状如表5-1、表5-2和表5-3所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5 章 代际职业流动对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分析  **表 5-1 基于全国数据的代际职业转换矩阵** | | | | | | | |
| 子代职业 | | | | | | | |
|  | 职业 | 农民 | 非熟练工人 | 服务人员 | 技术工人 | 办事人员 | 专业技术人员 |
|  | 农民 | 0.62 | 0.22 | 0.07 | 0.08 | 0.01 | 0.01 |
|  | 非熟练工人 | 0.06 | 0.65 | 0.10 | 0.13 | 0.02 | 0.04 |
| 父代 | 服务人员 | 0.03 | 0.05 | 0.63 | 0.14 | 0.07 | 0.08 |
| 职业 | 技术工人 | 0.01 | 0.08 | 0.08 | 0.76 | 0.08 | 0.01 |
|  | 办事人员 | 0.00 | 0.13 | 0.06 | 0.05 | 0.66 | 0.10 |
|  | 专业技术人员 | 0.06 | 0.15 | 0.04 | 0.05 | 0.15 | 0.55 |
| **表 5-2 我国农村家庭的代际职业转换矩阵** | | | | | | | |
| 子代职业 | | | | | | | |
|  | 职业 | 农民 | 非熟练工人 | 服务人员 | 技术工人 | 办事人员 | 专业技术人员 |
|  | 农民 | 0.65 | 0.20 | 0.05 | 0.08 | 0.01 | 0.01 |
|  | 非熟练工人 | 0.04 | 0.71 | 0.09 | 0.12 | 0.00 | 0.03 |
| 父代 | 服务人员 | 0.01 | 0.06 | 0.75 | 0.08 | 0.02 | 0.08 |
| 职业 | 技术工人 | 0.01 | 0.10 | 0.05 | 0.79 | 0.04 | 0.01 |
|  | 办事人员 | 0.00 | 0.04 | 0.00 | 0.11 | 0.85 | 0.00 |
|  | 专业技术人员 | 0.09 | 0.14 | 0.05 | 0.07 | 0.10 | 0.55 |
| **表 5-3 我国城市家庭的代际职业转换矩阵** | | | | | | | |
| 子代职业 | | | | | | | |
|  | 职业 | 农民 | 非熟练工人 | 服务人员 | 技术工人 | 办事人员 | 专业技术人员 |
|  | 农民 | 0.38 | 0.31 | 0.18 | 0.10 | 0.00 | 0.03 |
|  | 非熟练工人 | 0.09 | 0.55 | 0.12 | 0.14 | 0.04 | 0.07 |
| 父代 | 服务人员 | 0.05 | 0.05 | 0.45 | 0.22 | 0.15 | 0.08 |
| 职业 | 技术工人 | 0.00 | 0.04 | 0.11 | 0.71 | 0.13 | 0.01 |
|  | 办事人员 | 0.00 | 0.17 | 0.09 | 0.02 | 0.57 | 0.15 |
|  | 专业技术人员 | 0.00 | 0.17 | 0.02 | 0.02 | 0.23 | 0.56 |
| 3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际收入流动的职业传递效应分析  **表 5-4 代际职业流入和流出指数** | | | | | | |
|  | 农民 | 非熟练工人 | 服务人员 | 技术工人 | 办事人员 | 专业技术 |
|  |  |  |  |  |  | 人员 |
| 流出指数 | 0.38 | 0.30 | 0.37 | 0.24 | 0.34 | 0.45 |
| 流入指数 | 0.15 | 0.62 | 0.34 | 0.45 | 0.32 | 0.24 |
| **表 5-5 代际职业向上流动指数和向下流动指数** | | | | | | |
|  | 农民 | 非熟练工人 | 服务人员 | 技术工人 | 办事人员 | 专业技术 |
|  |  |  |  |  |  | 人员 |
| 流出指数 | 0.38 | 0.29 | 0.29 | 0.09 | 0.10 | 0.00 |
| 流入指数 | 0.00 | 0.06 | 0.08 | 0.16 | 0.24 | 0.45 |
| 根据计算代际流动卡方指数为 19.55，卡方指数较大，表明我国代际职业流动状况较差。表 5-1 则系统分析了我国各职业的代际流动现状。根据表 5-1 所示，对角线上的元素表示子代与父代处于同一职业的概率，表格中的其他元素表示子代职业与父代职业不相同的概率。如表中所示，对角线上的数值几乎都大于 0.60，即当父代处于某一职业时，子代继承父代职业的概率大于 0.60。如表 5-1 所示，技术人员的代际继承率最高，为 0.76；这说明父母若为技术人员，则父代会利用手中的专业化人力资本对子代进行专业化投资，因此子代继承父代这一职业层次的概率较高。其次为非熟练工人，职业代际继承率为 0.65，办事人员、服务人员与农民的各职业层次的代际继承率也比较高，分别为 0.66、0.63、0.62。而专业技术人员的代际继承率相对较低，为  0.55。专业技术人员包括教师、摄影师、编辑在内的诸多职业，子代要从事该类职业则要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如天赋性情、后天教育等，因此子代对父代的职业继承性相对于其他的职业较低。对角线上的数据大，说明我国社会中职业代际继承度较高，而职业流动状况较差，各职业阶层之间流动受到阻碍。  表 5-1 中的其他元素数值较小，一方面说明父代从事某一职业，而子代流向其他职业的概率较低。另一方面也说明职业的开放性小，各职业接受来自其他职业阶层的子女的概率也较小。根据表 5-4 的结果，专业技术人员的代际职业流出指数最高，说明该职业的专业技术性使得一些从事该职业的家庭子女流向了其他职业；而农民和服务人员的代际职业流出指数较高，表明父代从事的职业层次低，则子代脱离低的职业层次，向上流动的概率较大。从代际职业流入指数看，农民的代际职业流入指数最低表明父代从事其他职业而子代务农的概率较小。 | | | | | | |

，

，

从总体上看，代际职业位序变动率仅为31.04%。这表明，仅有三分之一的子女职业相对于父代的职业发生了向上或向下的流动。表5-5则显示了各个职业的代际向上流动指数和向下流动指数。处于职业层次较低的农民、非熟练工人与服务人员的代际职业向上流动指数较大；同理，父代的层次较高，则其子代的职业向下流动的概率则相对较大。

为了分析我国农村和城镇家庭在代际职业流动上的异同点，分别给出了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的职业代际职业转换矩阵，如表5-2和表5-3所示。整体来讲，城镇家庭的代际职业流动状况好于农村地区，农村地区的代际职业传承现象明显。就具体职业来看，在农村地区，父代若为办事人员，则子代从事该职业的概率高达0.85。技术工人、服务人员以及非熟练工人这三类职业的代际继承率分别为0.79、0.75、0.71，也说明在农村地区，职业代际流动性差，职业阶层存在着固化现象。农民这一职业的代际继承率为0.65，比其他职业的代际继承度稍小，说明在农村地区，有更多的年轻人开始放弃务农，开始从事其他职业类型。从表5-3来看，我国城镇地区的职业流动状况良好：办事人员的代际继承率最高，为0.71。生活在城镇的子女面临着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和择业机会，因此，代际职业的流动性比农村家庭高。

从整体上看，处于最高职业层次的专业技术人员职业代际流动性最好，专业技术人员因其专业性高，对从业者的个人禀赋、专业知识等各方面要求更高。因此，该职业在代际之间的流动性更好。

我国居民的职业代际流动距离比较短，即子代相对于父代的职业流动更偏向于流动到与父代职业先近的职业层次，子代长距离的职业流动相对较少。

综上，我国代际职业的继承性偏高，职业在代际之间的流动性较差；各职业的开放度不大，“子承父业”现象明显。

5.1.3分析评价

在现有的劳动力市场中，丰厚的收入通常与好的职业和岗位息息相关，而好的职业和岗位通常具有高的求职门槛，并且子代的家庭背景条件以及父代掌握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子代的求职以及职业定位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职业的代际继承是影响父代与子代之间的收入联系的重要因素。因此，代际职业流动对代际收入流动有着重要的作用。

根据第三章的分析，在可分析的代际收入传递路径中，职业作为间接传递路径之

一，对于收入在代际之间的传递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在汪燕敏（2013）的分析中，职业对于代际收入传递的贡献率达到了5.3%，超过了教育对代际收入传递的贡献率

1.9%，因此，以职业为主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于子代的职业、收入有着重要的影响[45]。而在上部分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代际职业流动性很差，“子承父业”现象在我国比较普遍。因此，由于职业继承性所带来的职业机会不均等会影响到代际之间的收入传承，进而引发了子代之间的收入差距。代际职业流动对于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将在下一部分进行分析。

5.2代际职业流动对收入流动的效应分析

5.2.1双对数代际收入弹性模型设定

联系父代与子代收入关系的初始公式为：

*Y*c *y* f**

(5.8)

*i* i i

Becker在分析父代与子代收入流动状态时，提出子代的收入取决于父代的禀赋与子代的禀赋：

*Y*c*y* f *e*c(5.9)

*i* i i

其中，*ec*为子代的禀赋，子代的禀赋为：

*i*

*E*c (1*h**f*) *e**he* f*v*c (5.10)

*i* i i

*e*是被假设的子代人禀赋的平均数，在代际间的传递中，包括了环境改变引起的

增长变化；增长率的测度表示为f，因为父辈的直接遗传作用比较显著，在测度平均禀赋时剔除父辈的影响；h 在模型中是一个常数，表示子辈运气中继承了父辈的份数；

*vc*测度孩子禀赋的外生部分。

*i*

在分析父代禀赋与子代禀赋对子代收入影响的理论基础上，Maoz和Moav（1999）在其研究中，突出了教育代际收入流动中的作用，模型中是分为两阶段消费，其中*xt*1是传递给子辈的财产[73]。模型假设，个人能力的不同主要是来源于受教育的不同，教育的代际传递为：

*C*i **i *h*i *x*i

*t* t *t*

*c*i*x*i*w*i

（5.12）

*t*1

*t*1

*t*1

其中，*i*取值为1的时候，表示i获得教育，取值为0的时候为其他情况。则子辈工资水平为：

*Wei*  1

*i t*1

*w*

 *t*1

 *t*1

*w*

*u*

*I*  0

（5.13）

因此，父代收入通过教育对子代收入的动态传递过程为：

*Ut* log *ct* log *ct*1 log *xt*1

（5.14)

何石军和黄桂田（2013）指出，个体收入在生命周期中的变化呈现二次函数的特点，因此本文将个体年龄及其二次项加入回归方程以减少因此个体不同生命周期带来的估计偏误[87]。

综上，同时参考周兴（2014）对双对数代际收入弹性模型的设定[47]，将双对数代际收入弹性模型设定如下：

Ln *y* c  ** ** ln *y* f

* age* f  ** (*age f* ) 2  * age* c  ** (*age c* ) 2  * edu* c  **

*i* 1 *i*

2 *i* 3 *i*

4 *i* 5 *i*

6 *i* i

（5.15）为分析代际职业流动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将子代与父代同处于相同的职业这

一虚拟变量以及该变量与父代收入的交叉项加入到双对数代际收入弹性模型中，得到：

Ln *y*c****ln *y* f **(ln *y* f \* *sameoccup*)*sameoccup**age* f 

*i* 1 *i* 2 *i* 3 4 *i*

**(*Age f* ) 2*agec***(*agec*) 2*educ***

5 *i* 6 *i* 7 *i*

8 *i* i

（5.16）

其中，*y*c为子代的实际收入值，*y* f为父代的实际收入值；*age* f表示父辈的年龄，

*i* i i

*age*c则表示子辈的年龄；*edu*c则表示子辈的受教育程度；*sameoccup*表示父代与子代

*i* i

处于同一职业层次，为虚拟变量；交叉项ln( *y* f \* *sameoccup*)的系数**则表示代际职

*i* 2

业继承对代际收入弹性值的影响。

5.2.2样本及变量描述

该部分分析仍然基于CHNS在1989年到2011年期间的九次调查数据，由于横截面数据在估计父代与子代的持久收入时不可避免会出现偏误。因此，为了减小估计

的代际收入弹性向下的偏误，本部分将运用该九年的数据。由于样本调查始于1989

年，终止于2011年，中间时间跨度达22年。因此，本文认为该九年的数据是对子代与父代持久收入的良好度量；另一方面，本部分的主要目的是分析代际职业的流动性对于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而不是准确计算我国的代际收入弹性值，因此本部分的分析将利用CHNS在调查期间的九年数据。

子代与父代的收入值将利用CHNS提供的在调查当年的实际值，并且基于2009年的价格水平对各收入值进行了修正。对于个体职业的变量的处理，我们仍然延续本文第三章的方法，对职业等级进行分类、排序并且根据不同的职业等级进行了赋值，以显示出不同的职业层次。对于个体受教育程度这一变量的处理，本部分同样延续第三章的处理方法，将个体受教育程度分为六类，为方便分析受教育程度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根据受教育程度由低到高赋予不同的值。个体的年龄这一变量是利用调查当年的年份与个体的出生年份相减而来。同时，CHNS数据也提供了个体的性别，为我们分别分析父女、母女、父子、母子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良好的数据。CHNS提供了分省份的数据，也给出了个体居住地是否为城市或者农村，这也为我们分析城镇、农村家庭中代际职业流动对代际收入流动的不同影响提供了数据基础。

**表5-6 父亲与儿子的历年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

|  | 父亲 | | | 儿子 | | |
| --- | --- | --- | --- | --- | --- | --- |
| 变量 | 观测值 | 平均值 | 标准差 | 观测值 | 平均值 | 标准差 |
| age | 18029 | 48.90142 | 12.84593 | 18029 | 33.98902 | 7.460923 |
| education | 18002 | 1.600489 | 2.711901 | 18029 | 2.173776 | 1.120006 |
| occup | 16031 | 3.884287 | 2.855474 | 18029 | 4.242221 | 2.711901 |
| income | 18029 | 11148.81 | 16194.78 | 18029 | 12744.78 | 19005.06 |

**表5-7 父亲与女儿的历年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

|  | 父亲 | | | 女儿 | | |
| --- | --- | --- | --- | --- | --- | --- |
| 变量 | 观测值 | 平均值 | 标准差 | 观测值 | 平均值 | 标准差 |
| age | 2832 | 52.91656 | 10.81146 | 2832 | 32.50876 | 7.819083 |
| education | 2826 | 1.616065 | 1.415768 | 2832 | 2.360523 | 1.485941 |
| occup | 2413 | 4.72068 | 3.576326 | 2832 | 4.514477 | 2.873367 |
| income | 2832 | 12862.48 | 19026.45 | 2413 | 11095.42 | 13277.41 |

**表5-8 母亲与女儿的历年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

|  | 母亲 | | | 女儿 | | |
| --- | --- | --- | --- | --- | --- | --- |
| 变量 | 观测值 | 平均值 | 标准差 | 观测值 | 平均值 | 标准差 |
| age | 990 | 50.0499 | 12.40763 | 990 | 33.82162 | 8.207692 |
| education | 990 | 1.6 | 1.3293 | 990 | 2.457576 | 1.327061 |
| occup | 747 | 3.912985 | 2.643558 | 990 | 4.778788 | 2.766358 |
| income | 990 | 8472.578 | 14996.87 | 990 | 10603.17 | 18600.31 |

**表5-9 母亲与儿子的历年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

|  | 母亲 | | | 儿子 | | |
| --- | --- | --- | --- | --- | --- | --- |
| 变量 | 观测值 | 平均值 | 标准差 | 观测值 | 平均值 | 标准差 |
| age | 3339 | 57.9077 | 8.194026 | 3339 | 32.51593 | 6.17732 |
| education | 3328 | 0.7563101 | 1.040417 | 3339 | 2.401318 | 1.145527 |
| occup | 2194 | 3.302188 | 2.411465 | 3339 | 4.732854 | 2.799454 |
| income | 3339 | 7390.279 | 12063.95 | 3339 | 10156.21 | 12771.06 |

### 5.2.3 回归结果分析

在式（5.5）的基础上测算了我国居民代际收入弹性系数，以及分别测算了我国农村与城镇的居民代际收入弹性系数，测算结果如表5-10所示。在式（5.6）的基础上，测算了我国代际职业继承对代际收入弹性值的影响，并且根据农村与城镇不同的数据，对该值进行了测算，结果如表5-11所示；同时，为分析性别差异对该值的影响，我们对父亲—儿子、父亲—女儿、母亲—儿子、母亲—女儿的数据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分析结果如表5-12所示：

**表5-10 我国居民代际收入弹性系数**

全国农村城镇

yf 0.564\*\*\*

(0.005)

0.587\*\*\* (0.006)

0.500\*\*\* (0.008)

|  |  |  |  |
| --- | --- | --- | --- |
| agef | 0.019\*\*\*  (0.005) | 0.015\*\*  (0.006) | 0.014\*  (0.008) |
| (agef)2 | 0.057\*  （0.029） | -0.041\*  （0.036） | -0.023  （0.051） |
| agec  (agec)2 | -0.132\*\*\* (0.008)  0.753\*\*\*  （0.039） | -0.116\*\*\* (0.009)  0.667\*\*\*  （0.047） | 0.165\*\*\* (0.014)  0.932\*\*\*  （0.072） |
| edu | 0.154\*\*\* (0.005) | 0.136\*\*\* (0.007) | 0.166\*\*\* (0.008) |
| \_cons  N | 1.286\*\*\*  （0.300）  25190 | 1.000\*\*\*  （0.354）  17357 | -2.055\*\*\*  （0.564）  7833 |
| Adj R2 | 0.463 | 0.460 | 0.443 |

附注1：yf表示父代收入的对数值，agef表示父代年龄的对数，(agef) 2表示父代年龄对数的平方，agec表示子代年龄的对数，(agec) 2表示子代年龄对数的平方，edu表示子代受教育程度。

附注2：\*、\*\*、\*\*\*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表 5-11** **代际职业传承对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农村和城镇的对比**全国农村城镇

yf 0.259\*\*\*

0.222\*\*\*

0.297\*\*\*

|  | (0.007) | (0.009) | (0.010) |
| --- | --- | --- | --- |
| yf\*sameoccpu | 0.486\*\*\* | 0.526\*\*\* | 0.445\*\*\* |
|  | (0.008) | (0.010) | (0.014) |
| sameoccpu | -4.636\*\*\* | -4.948\*\*\* | -4.295\*\*\* |
|  | （0.072） | （0.090） | （0.127） |
| agef | 0.012\*\* | 0.009 | 0.017\*\* |
|  | (0.004) | (0.006) | (0.008) |
| (agef)2 | 0.059\*\* | -0.044 | -0.091\* |
|  | （0.027） | （0.033） | （0.047） |
| agec | -0.093\*\*\* | -0.088\*\*\* | 0.115\*\*\* |
|  | (0.007) | (0.008) | (0.013) |
| (agec)2 | 0.556\*\*\* | 0.523\*\*\* | 0.682\*\*\* |
|  | （0.036） | （0.043） | （0.067） |
| edu | 0.120\*\*\* | 0.092\*\*\* | 0.147\*\*\* |
|  | (0.005) | (0.006) | (0.008) |
| \_cons | 3.207\*\*\* | 3.683\*\*\* | 2.242\*\*\* |
|  | （0.283） | （0.334） | （0.537） |
| N | 25190 | 17357 | 7833 |
| Adj R2 | 0.549 | 0.549 | 0.523 |

附注1：yf表示父代收入的对数值，agef表示父代年龄的对数，(agef) 2表示父代年龄对数的平方，agec表示子代年龄的对数，(agec) 2表示子代年龄对数的平方，edu表示子代受教育程度。

附注2：\*、\*\*、\*\*\*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表5-12 代际职业传承对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性别差异**

父亲-儿子父亲-女儿母亲-儿子母亲-女儿

yf 0.239\*\*\*

(0.008)

yf\*sameoccpu0.598\*\*\* (0.010)

sameoccpu -5.663\*\*\*

（0.087）

agef 0.022\*\*\*

(0.005)

(agef) 2 -0.120\*\*\*

（0.030）

agec-0.095\*\*\* (0.008)

(agec) 2 0.547\*\*\*

（0.040）

edu 0.071\*\*\*

(0.005)

\_cons 4.142\*\*\*

（0.305）

0.374\*\*\* (0.018) 0.056\*\* (0.024)

-0.823\*\*\*

（0.214）

0.086\*\*\* (0.015) 0.533\*

（0.087）

-0.001

(0.192)

0.073

（0.100）

0.190\*\*\* (0.013)

0.559

（0.853）

0.205\*\*\* (0.014)

0.255\*\*\* (0.216)

-2.755\*\*\*

（0.177） 0.024\* (0.014)

-0.131

（0.087）

-0.099\*\*\* (0.021)

0.665\*\*\*

（0.105）

0.166\*\*\* (0.008)

0.224\*\*\*

（0.012）

0.261\*\*\* (0.030)

0.547\*\*\* (0.040)

-5.257\*\*\*

（0.333）

0.011

(0.022)

-0.086

(0.131) 0.049\* (0.031) 0.373\*\*

（0.159）

0.211\*\*\* (0.023)

4.130\*\*\*

（1.290）

N 18029 2832 4329 990

Adj R2 0.624 0.457 0.413 0.615

附注1：yf 表示父代收入的对数值，sameoccpu是父代与子代同一职业的虚拟变量，

yf\*sameoccpu父代收入的对数值与父代与子代同处于同一职业这一虚拟变量的交互项，agef表示父代年龄的对数，(agef) 2表示父代年龄对数的平方，agec表示子代年龄的对视，(agec) 2表示子代

年龄对数的平方，edu表示子代受教育程度。

附注2：\*、\*\*、\*\*\*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如表5-10所示，模型控制了子代年龄与其平方项、父代年龄以及其平方项、子代受教育程度五个变量。在此基础上，测算的我国居民的代际收入弹性系数为0.564；农村家庭居民的代际收入弹性系数为0.587，城镇家庭居民的代际收入弹性系数为

0.500. 从数据上看，农村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值更贴近于全国水平，甚至高于全国

的平均水平。农村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大于城市家庭，这说明在我国农村地区的代际收入流动水平更差，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更大。而城镇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4%，表明在城镇家庭中，子代收入对父代收入的依赖性减弱，收入在代际之间的流动性加强，城镇相对于农村中存在着更多的机会平等。根据Becker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型，父辈收入的增加会增加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而我国城镇家庭的平均收入高于农村家庭。因此，城镇家庭的子代获得的教育投资更多。而受教育成本的增加以及教育回报率的提高更加大了农村、城镇家庭子女的收入差距。受教育成本的增加使得所有家庭必须付出昂贵的费用，而农村家庭更容易因为信贷约束使得子代面临受教育机会缺失的风险，而教育回报率的提高会使得接受高等教育的城镇子女收入增多，而受教育机会较少的农村家庭子女则会收入降低。

表5-10中同时给出了教育对子代收入的影响，教育对子代的收入值有着显著正向的影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为子代提供更多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机会，也为子代达到高的职业层次提供了知识与技能，表明教育在提高子代收入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不断提高的教育成本也使得子代的受教育机会对于父代的收入产生了一定的依赖，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复制父代生产关系”的功能。但总的来说，教育在提高我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促进社会机会均等方面起着显著的正向作用。

根据表5-11的测算结果，就全国的数据而言，若一个家庭中，子女继承了父代的职业，则该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值将比没有实现代际职业传承的家庭高出48.6%。也就是说若家庭中存在着职业的代际传承，则将大大增加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在基于农村数据的模型中，交叉项系数为0.526，这一数据也超过了全国的平均值，这说明在我国农村家庭中，代际职业传承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更大。基于城镇家庭数据的模型中，交叉项系数为0.445，它表明，在我国城镇家庭中，代际职业流动性高的家庭代际收入弹性值比存在职业代际传承的家庭低0.445。这一数值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也显著低于农村家庭。农村家庭的子女要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最主要的途径是通过接受教育、获得更好的工作岗位。因此，相对于城镇家庭子女而言，农村家庭子女打破父代职业的束缚，走向更高的职业层次从而获得更高的收入就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而城镇家庭的子女在教育、职业选择方面有着更多的可能性，因而职业的代际传承对于代际收入弹性系数影响相对较小。但就总体而言，我国居民的代际职业传承对于收入在代际之间的传递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代际职业流动对于代际收入的流动有着正向的影响。

表5-12给出了子代与父代之间的性别差异对交互项系数的影响。如表5-12所示，儿子对父亲的职业传承对代际收入弹性的影响最大，为0.598，即相对于不存在父子之间职业传承的家庭，父子之间存在职业传承的家庭，其代际收入弹性值要比其他家庭高0.598；其次是女儿对母亲的职业传承对代际收入弹性的影响，相对于不存在女儿对母亲职业传承的家庭，存在该种现象的家庭代际收入弹性系数高0.547。基于“母亲—儿子”、“父亲—女儿”的数据分析可得，其交叉项系数分别为0.255, 0.056，即，儿子对母亲的职业继承以及女儿对父亲的职业继承对代际收入弹性的影响较小。从整体上看，同性（指父子、母女）之间代际职业传承对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更为明显。一方面是同性之间的职业继承更容易实现：首先，存在某些职业对性别有着特殊的要求；其次，“子承父业”在我国更为普遍，父亲对儿子的职业传递在我国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而女儿在家庭生活中更容易受到母亲的影响，因此，母亲对女儿的职业传递较父亲更为普遍。另一方面，从代际职业传递的动机来看，子代之所以能继续留在父代的职业层次，有一部分原因是父代所在的职业层次能够提供给子代合理的收入。在这个意义上，职业的代际传递就意味着收入的代际传递。因此，职业作为收入的来源与载体，职业在代际之间的继承促进了我国的代际收入传递。

## 小 结

本章首先利用代际职业转移矩阵分析了我国的代际职业流动现状，结果显示我国的代际职业流动状况较差，“子承父业”现象明显。城镇家庭的代际职业流动状况良好，农村地区代际职业继承度很高。

模型在控制子代年龄与其平方项、父代年龄以及其平方项、子代受教育程度五个变量的基础上，测算的我国居民的代际收入弹性系数为0.564；农村家庭居民的代际收入弹性系数为0.587，城镇家庭居民的代际收入弹性系数为0.500，说明我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较差。

由于职业继承性所带来的职业机会不均等会影响到代际之间的收入传承，因此，分析了代际职业传承对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就全国的数据而言，若一个家庭中，子女继承了父代的职业，则该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值将比没有实现代际职业传承的家庭高出0.486。也就是说若家庭中存在着职业的代际传承，则将大大增加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在基于农村数据的模型中，交叉项系数为0.526，基于城镇家庭数据的模型中，交叉项系数为0.445。就性别差异而言，父子、母女之间的职业传承对收

入代际传递的影响更为明显。

综上所述，职业的代际传承对收入的代际传递有着显著的作用，职业代际传承促进了我国的收入代际传递，阻碍了收入代际流动。

# 第6章 结论和建议

## 6.1 基本结论

在我国真实的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着诸多不良现象，包括工作机会在不同人之间不均等以及部分职业具有高的进入门槛。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子承父业”现象将会阻碍职业在代际间的正常、合理流动，从而引发代际收入流动性低、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情况。职业作为个体收入的载体，劳动力市场结构的不完善与市场分割会造成处于不同职业阶层的个体产生明显的收入差异。因此，代际之间的收入流动也与职业在代际间的流动有着重要的关联。基于该假设，基于CHNS九年的追踪调查数据，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子代的职业对于代际收入传递的贡献率最高，职业在代际间的继承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收入在代际之间的流动。

第二，我国的代际职业流动性差，城镇家庭的代际职业流动状况好于农村地区，农村地区的代际职业传承现象明显。我国居民的代际收入弹性系数为0.564；农村家庭居民的代际收入弹性系数为0.587，城镇家庭居民的代际收入弹性系数为0.500，说明我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较差。

第三，我国家庭中存在的代际职业传承对收入在代际间的收入流动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在我国农村家庭中，该种作用表现的尤为明显，而在我国广大的城镇家庭中，代际职业传承对代际收入流动的阻碍作用则相对较弱。职业的代际继承对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同样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其中，父子之间的代际职业继承更为明显，对收入代际继承的作用也更加明显；其次是母女之间的代际职业传承。父女、母子之间的职业继承对代际收入继承的作为则相对较弱。

综上所述，职业的代际传承对收入的代际传递有着显著的作用，职业代际传承促进了我国的收入代际传递，阻碍了收入代际流动。因此，打破代际之间的职业流动藩篱，促进职业的合理流动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 6.2 政策建议

1.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

职业的代际传承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收入在代际间的收入流动，因此，我们应该重视个体在职业选择中的机会不均等问题。应该在正确的社会舆论引导下，在社会中形成公平竞争的氛围。通过合理的政策支持，确保每一个就业者在自身的择业、就业过程中得到公平的机会，不会因家庭背景等因素而受到不公正待遇。合理的代际职业流动机制有利于形成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也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必须要有体现出机会均等意义上的代际职业流动的机制。

（1）完善大学生就业市场，促进就业公平，提高大学生就业率

随着大学入学率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了大学，并从大学进入工作岗位。因此，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是影响代际职业流动乃至代际收入流动的重要方面。要合理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促进就业市场的公平、公正。首先，高校应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使专业设置更加符合社会需要。高校必须严密关注就业市场的发展变化，对就业形势和各专业人才需求做出科学的预测，再此基础上确定学科设置和教学内容，从而培养出更符合社会需求的人才。同时，高校应该加强对毕业生的就业指导，可以通过为学生提供就业指导课、就业咨询、讲座、座谈以及优秀毕业生经验交流会等形式加强对毕业生求职择业的指导。培养学生的职业规划意识，帮助学生树立积极、正确的就业观念，确定合理的就业目标，规划合理的职业发展道路。其次，高校应该广泛拓展学生的就业渠道，加强与相应就业单位的联系，为学生提供广阔的就业空间。同时，加强对招聘信息的披露，使得毕业生能及时、准确的获得就业信息。最后，为促进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多元化，各地政府应出台针对性措施，积极引导毕业生进入中小企业、基层参加工作；建立并完善高效的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络；行政事业单位招聘信息的公开化，提高招聘程序的透明度。

（2）建立公平的就业平台，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我国农村地区代际职业传承现象更为明显，对收入在代际间流动的阻碍作用也更加明显，因此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就有了重大的意义。政府应该改变我国城乡分割的就业现状，切实发挥市场的基础调节作用，建立新的就业制度，通过合理的政策引导，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中的自主择业以及平等就业。增加对农村劳动力的基础培训，帮助农村劳动力学习新技术，从而提高其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打破阻碍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进行合理的护理管理，做好农村劳动力的社会保障工作，以保障农村劳动力的合法权益得以实现。对城乡各级劳动力市场的服务机构进行正规化管理，提高互联网的利用率和覆盖率，促进劳动力市场信息的快速传递，以

实现多方位的信息共享。通过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乡、地区间合理、有序流动，逐步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3）消除就业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和市场分割

首先，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会引起劳动力市场的低效率运作，因此市场中的劳动力供需双方的合理信息传递是非常必要的。而政府的参与对于解决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具有重要的意义。政府应该设立专门的资质认证机构，加强对劳动力供需双方的资质认证，例如出具对劳动力健康水平认证、以及从业水平的认证。

其次，除了政府的参与以外，劳动力市场的中介机构也应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中介机构作为联系劳动力供给方与需求方的中间方，应该保证双方信息的准确、透明。加强对劳动力供求双方的资格审查；具体来讲，对于供给方，中介机构应该对其职业技能进行鉴定，对于其从业资格证书以及文凭的真实度进行严格审查与筛选，从而保证劳动供给方的信息准确，对于需求方，中介机构应该对其信用状况进行评估。在准确了解供需方信息的情况下，促进供需方的合理、快速匹配。

最后，求职者要不断提升自身的素质，在生活中，不断加强学习。对于低技能的从业者应该接受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以提高自身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在提升自身技能和素质的同时，应该掌握相关的工作搜寻信息，并掌握合理的求职技巧，学会有效的推销自己的手段，让招聘者正确、全面认识自身，培养自身的爱岗敬业精神以及诚信意识。

（4）提高各类机构维护社会流动性的责任感。

一方面，市场竞争机制赋予企业追求其利润最大化的权利，竞争性市场也赋予企业自主选择自己所需要的劳动力的机会。因此，企业会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好的劳动力。在该种体制下，那些技能相对较低的人则会面临失业的危险。另一方面，某些职业因为各种有其特定的职业门槛，这也将一部分不符合要求的劳动者排除在外。但是，只有我国各个企业提高自身的责任感，公平对待不同的求职者，给来自不同背景的公平求职和公平发展的机会，才能提高职业的流动性。

（5）缩小行业间的收入差距

众所周知，在我国，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是相当高的。例如，能源、信息等垄断行业的收入明显高于食品加工、服装加工等竞争性行业的收入。国家公务员、金融行业的收入也相对较高。因此出现了大批的大学毕业生争相进入公务员行列、进入国有等情况。但是，一般而言，高收入行业的竞争力比较大，而且准入门槛很高从而限

制了一批求职者的进入，特别是那些没有家庭背景的求职者。因此应该缩小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合理调整垄断行业的高收入，取消不合理的行业准入门槛，促进择业的公平公正。

（6）减少就业过程中的性别歧视

女性不管在生理还是心理上在一定程度上都不及男性，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也是比比皆是。特别是在现在“全面二孩”政策放开的情况下，企业会考虑到婚假、两个产假等情况，减少对女性的录用。因此，应该营造男女平等的社会环境，促进两性劳动力在职业部门中比例的合理化，提供更多的女性劳动力的发展空间和公平的就业平台。通过制度建立和政策引导，保证女性具有公平的职业选择机会。

2.促进教育公平

通过公平的教育机会，个体可以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尤其是对于那些家庭条件差、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个体来讲，教育几乎是进入高的职业阶层，获得高收入的唯一出路。因此，公平的教育机会是基础，它将促进各职业阶层的流动，从而促进收入的流动，并最终促进社会的稳定。有鉴于此，国家应该大力发展教育，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并创造更加公平的就业机会，最终促进社会公平。具体建议如下：

（1）促进教育资源的均衡分布

教育是下一代，特别是对于中下阶层的下一代向上层流动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政府应该继续增加中央财政教育投入，并加强教育投入使用的监督，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2014年政府工作中提出，要继续促进教育资源向中西部和农村等贫困地区倾斜，全面改善贫困地区的学校办学条件；并且要使贫困地区的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增加10%以上，使更多的农家子弟有升学机会。

（2）建立教育贷款制度，为教育提供金融支持

对于贫困家庭而言，虽然接受教育有较好的投资回报。但是受到自身收入的限制，贫困家庭往往承担不起教育开支，这时候就需要国家提供必要的融资渠道，为贫困家庭子女受教育提供资金支持。现在，我国为贫困家庭提供的助学方式主要是助学贷款这一种形式，但是我国助学贷款起步晚，再加上我国的经济不够发达，为贫困家庭提供的支持有限。而且我国的助学贷款主要是针对高等教育，对职业培训、基础教育的支持较少。因此，政府应当进一步完善助学贷款体系，加大助学贷款的覆盖面。

（3）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教育、培训机会

在受教育程度的限制之下，即使低收入群体有较强的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愿望，其愿望往往也不能实现。这样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固化，不利于构建公平、开放、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为了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阶层的健康流动，构建更加合理的社会阶层流动制度和结构，国家应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多的教育和培训机会。在此基础上，提高社会认可度，获得这部分学历证书的人，也可以获得与大专生、本科生同等的待遇。

## 6.3 对未来的展望

本文在写作中虽然得出了上述研究结果，但基于各方面的原因，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难免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第一，数据方面的不足。首先，本文研究的内容涉及代际收入方面的数据以及职业方面的数据。然而在我国，关于代际之间的微观经济数据尚不充足。本文利用的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库虽然追踪时间相对较长，覆盖面相对较广，但也存在着部分问题，例如调查周期较长，时间并不连续。并且在职业数据的分析上，我们可以看到调查数据并不能较好的覆盖所有的职业层次。因此，在对职业的分析上，采用了大量的分类方法，但分类方法相对粗糙。其次，在数据的处理过程中，由于采用了大量的横向合并，在合并过程中，也减少了不少数据。

第二，子代的选择问题。本文在分析了父代与子代之间的职业传递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并就其性别差异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即对父子、母子、父女、母女之间的差异进行了区分。然而在数据中，对于子代的选择，数据默认了家庭中只有一个孩子。因此，本文未能分析家庭孩子个数、孩子的位次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要分析子代个数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规律、子代个数对代际职业的流动趋势、子代位次对于代际收入流动以及代际职业流动的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当今，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影响下，子代个数的增加对于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研究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以上提到的不足，也将是我以后研究、改进论文的重要方向，我将努力丰富自身学习、提高自身能力，以继续做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 Galton. Typical Laws of Heredity. [J] Proc. RoyalInst. GreatBritain.1877(8):282-301

[2] Blau P. M., Duncan O. D.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6, 46:534

[3] Becker G. S., Tomes N. Human Capital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Families. [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986, 4(3 Pt. 2):S1-39

[4] Becker, G., Tomes N. Human Capital. [J]. 2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4

[5] Atkinson A. B. Social justice and public policy[J]. A. atkinson & F. bourguignon Handbook of Income Distribution, 1983

[6] Behrman J., Taubman P. Intergenerational Earnings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ome Estimates and a Test of Becker's Intergenerational Endowments Model. [J]. 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 1985, 67(1):144-51

[7] Corak M. Do Poor Children Become Poor AdultsLessonsfromaCrossCountryComparisonofGenerationalEarningsMobility[J]. IzaDiscussionPapers, 2006, 13(06):143--188

[8] Solon G. Biases in Estimat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Earnings Correlations[J]. 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 1989, 71(1):172-74

[9] Solon G.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2, 82(3):393-408

[10] Zimmerman D. J. Regression Toward Mediocrity in Economic Statu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2, 82(3):409-29

[11] Björklund A., Jäntti M.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Sweden Compared to the United Stat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7, 87(5):1009-18

[12]王海港.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代际流动[J]. 经济科学，2005(2)：18-25

[13]郭丛斌，闵维方. 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收入代际流动的关系研究[J]. 中国高等学校学术文摘・教育学，2007(05)：3-14

[14]方鸣，应瑞瑶.中国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研究[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14-18

[15]方鸣，应瑞瑶.中国城乡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及分解[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 20(5):123-128

[16] Lillard L. A, Kilburn M. R. Intergenerational Earnings Links: Sons and Daughters[C].

Papers 95-17, rand- Labor and Population Program. 1995

[17] Ng I.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Singapore[J]. Topics in Economic Analysis & Policy, 2007, 7(2):1713-1713

[18]汪燕敏，金静. 中国劳动力市场代际收入流动研究[J]. 经济经纬 ,

2013(3):96-100

[19] Lalaina H. Hirvonen. Intergenerational Earnings Mobility Among Daughters and Sons: Evidence from Sweden and a Comparis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J].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 Sociology, 2008, 67(5):777-826(50)

[20] Ueda A.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of Earnings in South Korea[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13, 27:33-41

[21] Ojima A., Ishibashi Y., Matsui T., et al. Glucagon-Like Peptide-1 Receptor Agonist Inhibits Asymmetric Dimethylarginine Generation in the Kidney of Streptozotocin-Induced Diabetic Rats by Blocking 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Induced Protein Arginine Methyltranferase-1 Expression[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athology, 2013, 182(1): 132-141

[22]谷敏. 论中国城镇居民收入代际流动的变动趋势[J]. 经济师，2011(3)：39-40.

[23] Peters H. E. Patterns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Income and Earnings[J]. 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 1992, 74(3):456-66

[24] Paul A. Johnson. Intergenerational Dependence in Education and Income[J].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2002, 9(3):159-162

[25]邸玉娜. 代际流动、教育收益与机会平等——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研究[J]. 经

济科学, 2014(1):65-74

[26] Bourdieu, Handbook of Theoy and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J]. Westport, CT: Green-Wood,1983

[27] Mayer S. E. The Influence of Parental Income on Children's Outcome[R]. Knowledge Management Group[J]. Minist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Te Manatn Whakahiato Ora,2002

[28] Mare R. D. A Multigenerational View of Inequality[J]. Demography, 2011, 48(1):1-23

[29] Bowles S., Gintis H. The Inheritance of Inequality[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2, 16(3):3-30

[30] Bjorklund A., Jantti M., Solon G. Nature and Nurture in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Evidence from Swedish Children and Their Biological and Rearing Parents[J]. Advances in Economic Analysis & Policy, 2007, 7(2):259-277

[31] Chadwick L., Solon G.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Among Daughter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2, 92(1):335-344

[32] Bourguignon F., Morrisson C., Atkinson A. B, etc. Empirical Studies of Earnings Mobility. [J]. Delta Working Papers, 1991

[33] Solon G. Biases in Estimat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Earnings Correlations[J]. 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 1989, 71(1):172-74

[34] Gong H., Leigh A., Meng X. Intern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Urban China[J].

Review of Income & Wealth, 2012, 58(3):481-503

[35] Corak M., Piraino P.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Employers[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11, 29(1):37-68

[36]胡永远. 代际收入传递性研究评述[J]. 经济学动态, 2011(2):147-151

[37]孙三百，黄薇，洪俊杰. 劳动力自由迁移为何如此重要？——基于代际收入流动的视角[J]. 经济研究，2012(5)：147-159

[38]陈琳，袁志刚. 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趋势与内在传递机制[J]. 世界经济，

2012(6):115-131

[39]黄潇. 如何预防贫困的马太效应——代际收入流动视角[J]. 经济管理, 2014（5）

[40]郭丛斌，闵维方.教育：创设合理的代际流动机制——结构方程模型在教育与代际流动关系研究中的应用[J].教育研究，2009(10)：5-12

[41]龙翠红，王潇. 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及传递机制研究[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5）

[42]周兴，王芳. 城乡居民家庭代际收入流动的比较研究[J]. 人口学刊, 2014, 36(2)：64-73

[43]何石军，黄桂田. 代际网络、父辈权力与子女收入——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的分析[J]. 经济科学，2013(4)：65-78

[44]刘志龙. 农村教育与代际收入流动性传导机制研究[J].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2014(5):56-63

[45]汪燕敏，金静. 我国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基于代际数据的观察[J]. 管理现代化，2013(3)：123-125

[46]严斌剑，王琪瑶. 城乡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统计与决策，2014(17)：91-95

[47]周兴，张鹏. 代际间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来自中国城乡家庭的经验研究

[J]. 经济学:季刊, 2015 (1)

[48] Benabou, R., Ok, E. A. Mobility as Progressivity: Ranking Income Processes According to Equality of Opportunity[J]. NBER Working Paper, 2011

[49] Jocas Y. D, Rocher G. Intergeneration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the Province of Quebec[M]. Canadian Society. Palgrave Macmillan UK, 1968

[50] Andersson L., Hammarstedt M.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s in Immigrant Self-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Three Generations[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0, 34(3):261-276

[51] Meyer J. W, Zagórski. K.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al Mobility: A Comparison of Polish and American Men[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9, 84(84):978-986

[52] Long J., Ferrie J.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Britain and the U. S.

Since 1850[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2, 103:2003-2020

[53] Marek Kwick. European Universities and Educational and Occupational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Mobility[J].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2015.86-110

[54] Scoppa V.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of Public Sector Jobs: A Shred of Evidence on Nepotism[J]. Public Choice, 2009, 141(1-2):167-188

[55] Perez Gonzalez. F. Inherited Control and Film Perform.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6,96, (5),1559-1588

[56]郭丛斌，丁小浩.职业代际效应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与教育的作用[J].经济科学，

2004(3)：74-82

[57]王春光. 中国职业流动中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

2003(2):27-36

[58]孙凤. 职业代际流动的对数线性模型[J]. 统计研究，2006, 27(7):61-65

[59]刘非菲，梁岩. 中国居民职业代际继承效应的实证分析[J]. 统计与决策，

2014(10):102-104

[60]洪一云. 试论教育与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下代际流动的关系[J]. 企业导报，

2013, 222(3):183-184

[61]卢盛峰，陈思霞. 中国居民代际间地位流动性分析[J]. 世界经济文汇，

2014(3):57-68

[62]吴愈晓. 家庭背景、体制转型与中国农村精英的代际传承(1978-1996)[J]. 社会学研究，2010(2)：125-150

[63]张瑞玲. 农村居民的代际职业流动研究[J]. 兰州学刊，2009(3)：107-110

[64]林闽钢，张瑞利.农村贫困家庭代际传递研究——基于CHNS数据的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 2012（1）

[65]毕瑨，高灵芝. 城市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社会流动理论的视角[J].甘肃社会科学，2009(02)：16-19

[66] Bowles S., Gintis H., Groves M. O. Unequal Chances: Family Background and

Economic Succes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67] Blanden J., Gregg P., Macmillan L. Accounting for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Persistence: Noncogn- itive Skills, Ability and Education [J]. Economic Journal, 2007, 117(519):43-43

[68] Andersen R., Newman J. F., Societal and individual determinants of medical care utiliz 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J]. Milbank Quarterly, 2005, 83(4)

[69] Stevens A. H. Persistent Effects of Job Displacement: The Importance of Multiple Job

Losses[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997, 15(1):165-88

[70] Gregg P., Tominey E. The Wage Scar from Youth Unemployment[J]. Labour Economics, 2004, 12(4):487-509

[71] Kohn M. L, Schooler C. Class, occupation, and orientation[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69: 659-678

[72] Erikson R., Goldthorpe J. H. Intergenerational inequality: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2, 16(3): 31-44

[73] Maoz Y. D., Moav O.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J]. T he Economic Journal, 1999, 109(458): 677-697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一、学术成果

1. 王君， 尹秀， 董长瑞. 马克思《论土地国有化》[M]. 中国《资本论》年刊，2015(5)：108-112.

2. 袁磊，尹秀，王君. “全面二孩”，生育率假设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资金缺口[J]. ft东财经大学学报，2016(2)：10-20.

致谢

时间飞逝，研究生生涯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接近尾声，在顺利完成一年半的课程以后，我开始了我的毕业论文开题以及写作工作。在一年的写作过程中，我首先是顺利通过论文开题，在写作思路得到肯定的情况下，我完成了论文数据搜集、数据整理、数据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学习实证方法与软件操作，得出论文结果，完成论文整体框架的写作。在论文写作完成后，在导师的指导下，我经过了反复的修改，最终完成整体论文的写作。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我虽然有过很多的困惑和迷茫，但在攻克了一个接一个难关以后，我学会了很多，除了数据分析方法，数据分析软件操作以外，我的写作水平以及处理问题的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在接近一年的论文写作过程中，我遇到过很多的困难，然而正是在导师、师哥师姐、同学以及家人的鼓励、支持与帮助下，我才能顺利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因此，我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感激与感恩。首先，我要感谢我敬爱的导师-董长瑞教授。在研究生三年的学习生涯中，董老师时刻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给了我父爱一般的照顾。在生活中，董老师不断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时刻关心我的身体和心理状况，并且不断给予关心和帮助。同时，董老师也教给我为人处世的道理，教给我要树立自己的目标，并且要心无旁骛，专注目标，向着目标勇往直前。在学习上，董老师不断耳提面命，督促我要好好学习，不能懈怠。在毕业论文的写作上，董老师在我研一的时候，就指导我阅读了大量关于代际收入流动的文献，无疑，这对我毕业论文的选题以及写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论文选题上，董老师也帮我反复斟酌，反复改正，并不断修改论文的写作框架。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董老师也帮我逐字修改，并就论文格式、写作方法等方面给出了修改建议。董老师以其认真的工作态度，严谨的治学精神对我的毕业论文进行了指导，在其指导下，我的毕业论文不断得到完善。即使面临毕业，我也将离开校园，但我将带着董老师殷切的教诲一直走下去。

除了感谢恩师董长瑞教授，我也要感谢王晓老师。在我的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王晓老师利用其专业的角度对论文数据的运用、论文框架的修改以及文章内容都提出了建设性意见。除此以外，王晓老师还利用空闲时间，指导我论文数据的处理以及数据处理软件的利用，并且指导我阅读了大量优秀的英文文献。同时，我也要感谢我的论文答辩组老师——刘华军老师、于淑波老师、王立平老师和韩玉玲老师。在论文开

题过程中，四位老师对我论文的论文题目、文献综述以及论文的框架给出了不同的意见。在论文预答辩中，各位导师也就我的理论分析各部分给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基础上，我的论文才得以不断修改完善。

同时，我也要衷心感谢我的师哥师姐、师弟师妹们。感谢贾庆英师姐对我毕业论文提出的修改意见；感谢尹玉琳师姐不厌其烦的教给我数据的处理步骤与处理方法以及数据处理软件的使用；感谢袁磊师哥在我很无助的时候对我的鼓励和支持；感谢同门王君同学的陪伴和交流，在与王君同学的交流中，我确定了论文题目，找到了论文思路，并且在交流中，我不断完善自己的论文；感谢吴迪、王梦菲和刘哲小师妹对我的论文提出的修改意见。

我要感谢各位亲友的陪伴与帮助。感谢朱彩彩、丁辉、张正三位舍友的陪伴，在研究生三年的学习生活中，我们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在我心情低落的时候，是因为有了你们的陪伴和疏导，我才能快速的开心快乐起来。尤其是在毕业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们互相勉励，互相交流并给对方提出建议，很感激有你们。有了你们，我的研究生生涯才会如此绚丽多彩。希望你们以后的人生依然多姿多彩。感谢爸爸、妈妈对我的关心，我将一直充满感恩，脚踏实地的走下去。

最后，要感谢答辩委员会的各位老师-臧旭恒教授、葛金田教授、刘庆林教授、孙国茂教授以及陈蔚教授，感谢他们对我论文提出的宝贵意见。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活到老，学到老。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依然带着恩师们的嘱托、亲人的期望、同学们的祝福，不改初心，不忘心中有梦，坚定不移的走下去。

致谢人：尹秀

2016年3月6 号